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

儿童时代


e-BOOK
内容资料 非商业

本卷主编的话

《儿童时代》创刊于1950年4月1日，是新中国第一份综合性儿童杂志。47年过去了，《儿童时代》以创始人宋庆龄女士提出的“给儿童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为宗旨，始终保持着高品位、高质量，受到海内外少年儿童的喜爱。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儿童时代》坚持质量、不断创新，很大程度上与儿童文学有着不解之缘。

一、继承传统。47年来，儿童文学在《儿童时代》刊物上占有很大的比重，为三代儿童文学作家提供了创作园地。五六十年代，包括复刊后的七八十年代，老一代作家茅盾、巴金、冰心、叶圣陶、张天翼、严文井、陈伯吹等都曾为《儿童时代》撰稿，使一代少年儿童朋友受益，至今难以忘怀。

今天，在各条战线上都能遇到《儿童时代》的老记者、老朋友，是《儿童时代》伴随着他们长大，发表了他们的第一篇文章。他们当中许多人在她的熏陶下成为科学家、作家、画家、工程师、医生等。可以说，《儿童时代》是三代人的好朋友，是一个培养人才的摇篮。

二、精品特色。一份杂志的质量优劣，贵在个性，贵在特色。至今，《儿童时代》已出版了600多期，发行了2亿多册。中国福利会主席黄华曾把《儿童时代》比作“一棵果实累累的童话树”，她一生叶开花就吸引了千千万万个小朋友。《儿童时代》的小说、童话、散文、寓言、儿童诗，以及外国儿童文学、港台儿童文学等栏目，始终是贴近儿童生活，满足儿童需要，为儿童服务。特别是从1994年起，本刊专门开辟了《文学角》栏目，目的在于逐步形成儿童文学的精品特色。

三、主编意识。刊物办得成功与否，关键取决于主编的思想修养、学术水平和综合能力。坚持开辟儿童文学栏目，本身代表了主编的思路和意识。在市场经济

中，“贴近时代、贴近学校、贴近儿童”，这是本刊的编辑方针。独树一帜儿童文学旗帜，出精品，出新人，保持传统，保持特色，正是《儿童时代》三代编辑所苦苦追求的。面对21世纪，《儿童时代》将继续坚持儿童文学的特色，创一流，创名牌，奉献给亿万小朋友更为精美的精神食粮。

序

余心言

中国的少年儿童报刊，正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正式出版的已经超过200家。有全国性的，也有地方性的；有面对中学生的，有面对小学高年級的、低年級的，还有面向学龄前幼儿的；有的以图为主，有的以文字为主；从内容看，有综合类、科普类、文艺类、艺术教育类、学习类；还有以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

在广大少儿报刊编辑以及少年儿童文学工作者、美术工作者、科普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许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这些少儿报刊源源不断地为广大少年儿童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喜爱，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新人健康成长。少年儿童报刊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报纸和刊物都是定期出版的。它的长处是能够及时向读者提供新鲜的信息，满足读者的需求。缺点是不便保存和检索。虽然现在已经有了计算机手段。但似乎还没有哪一家报刊已经做到全文输入计算机系统，计算机的使用也还远未曾及。许多优秀作品在报刊上发表了，当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可是事过境迁，也就成了明日黄花，后来的读者想找也找不到了，许多读者还根本不知道有过这样的作品。而少年儿童又是人生的成长阶段，每年都有上千万的新读者进入这支队伍，同时又有成千上万的老读者离开这支队伍。新的读者需要新的知识、新的读物；他们也有许多需求同他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是类似的。报刊又不可能老是炒冷饭，大量刊登过去的作品。这是一个矛盾。怎样解决这个矛盾，使一些作者辛勤劳动的精神产品继续发挥作用，满足新一代小读者的需求，这是一个值得花气力去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的组织下，各家少儿报刊编辑部共同努力，编辑出版《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好办法。我翻阅了已经编好的几本书稿，感到内容是相当精彩的。一册在手，不同的读者就可以饱览自己喜爱的报刊中多年积累的精华。

这一套文集出版的另一方面功效是，便于各少年儿童报刊回顾总结自己的经验，互相又流，共同进行规律性的探讨，促进整个少年儿童报刊事业问新的高峰迈进。人类即将进入新的世纪，今天的雏鹰将要在新的天空中搏击。他们有理由要求获得更精美的精神营养。我相信，我们的少年儿童报刊百花明天必将更加光彩夺目。

1997年1月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

小说

绊脚草

吴天

再见了，山寨！

再见了，小学校！

再见了……咦，同学们呢？

这是一所特殊的山区小学校：只有一间茅草屋，四壁悬挂着6块小黑板，6个年级的13名小学生，上课时背对背，面朝各自的小黑板，有的做算术，有的写生字，有的画图画……全校仅有一个老师，这就是我。

三年，一千多个艰苦、寂寞的日子，没有商店，没有大街，没有卡拉OK，连电灯也没有！这回好了，总算调回了县城。不知为什么，真的要走了，却有些依依不舍，说不清究竟留恋什么，反正心里有点儿不是滋味。是因为同学们没来给我送行吗？我还真想再见他们一面，帮他们擦去鼻涕，扣好钮子，拍净身上的尘灰……但我又害怕他们会瞪着失望的眼睛问：吴老师，你真的狠心扔了我们吗？

走吧走吧，趁没有人，正好走。下山了，路弯弯曲曲掩埋在绿茵茵的草丛下，狗尾草、蚊子草、将军草，还有叫不出名的野草，没过小腿，像是伸出无数只小手想把我拦住。刺棵好几次紧紧拉着我的裤脚不放，“粘娘娘”（一种野生植物的种籽）粘了我一身，叫天雀在半空老追着我叫个不停，那叫声听起来好像是：“别走——哥！别走——哥！”

冷不防，我被绊了一下。低头一看，噢，路两旁的草茎不知被谁拉拢，交叉，打了一个活结。我立刻想到那13个学生的“恶作剧”：他们上学或放学时常常把路边的草茎打上死结，你绊我我绊你，谁不留神摔了一跤，他们就躲在草蓬里咯咯咯笑……这里没有公园没有游乐场，整个大山就是他们的儿童乐园。我绊到的是活结不是死结，就是说，它轻轻绊脚后能很快松开，不会使人摔跤的。

为什么这样绊我？什么意思？突然，我在路旁发现一袋干蘑菇和一张纸条：“老师，你是第10个跳离（这个词不知对不对）山寨的老师，但又是第一个在山寨超过三年的老师。我们送你这袋干菌，你吃到它时一定会想起我们的。三年级全体同学。”

“全体”，其实就是四个同学，这已经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年级了。我想笑，但心里有点苦，有点涩，有点酸……多好的学生啊，没有了老师，将会怎么样呢？

紧接着，我又绊到一个又一个草结，全是活结。每一个草结旁，都放着同学们送给我的礼物：菁鸡尾羽、麂子干巴、关在竹笼中的画眉鸟……每件礼物都附着一张小纸条：“还回来吗，吴老师？”“我偷偷拿了您的一张相片，请原谅！”“吴老师，干巴是阿爸叫我送给您的，他说您不容易，是个大好人，不准我骂您……”

这些礼物和纸条沉甸甸的，山一般重呀！我深受感动，仿佛看见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看见一双双期盼的眼睛，越走越沉重，总觉得自己像是一个逃兵。我几乎想转身上山，重新回到茅草屋去，但我缺少勇气。要知道，这一转身，就得去过那种寂寞、单调、清苦的日子，说不定一过就是10年、20年、一辈子！当一辈子山大王？县城虽小，可也是一个花花绿绿的世界，比起这大山旮（g）旯（l），简直胜过天堂。何况，县城里还有我卧床不起的瘫痪父亲，他老人家盼着儿子回去呀！

走吧，逃兵就逃兵，快逃！

“咚”，我被狠狠绊了一下，身子一斜，重重摔倒在地，这是一个死结！路两旁的草茎，被牢牢结成死疙瘩，牢不可破。如果说活结充满善意的话，那死结就有些不怀好意。果然，路旁没有任何礼物，只见石块下压着一张小纸条：“吴老师，我恨你！恨所有城里的老师！因为你们忘了，山区也有想念书的娃娃！把你的阿爸接来吧，我们都会是他老人家的好娃娃！”

我一看，便知道这是六年级惟一的那个学生写的，这次“行动”肯定也是他组织的。我似乎听见咯咯咯的声响，似乎瞥见不远的草蓬中藏着13个小脑袋，13张小脸正挤眉弄眼冲着我怪笑……头上冒汗了，我坐在地上站不起来。是呀，我怎么就没想到把老父亲接到山里来呢？山里空气新鲜，安静，山里人纯朴，好客，老父亲一定会喜欢的！

半空中像是滚响一阵春雷，一抬头，见一片红云从山顶飘来，近了，变成鲜艳夺目的红领巾！13个人影奔跑着，13双手臂挥动着，呼喊声在山谷回荡，发出阵阵共鸣，如脆锣急鼓，声声敲在我的心上：“老师——老师！——”

我倏地站了起来，泪滴汇入绿色的草浪。

（插图黄阿忠）

抓阄

韩辉光

进重点班要 180 分以上。胡聪考绩是 163 分，只能读普通班。普通班有三个，胡聪随便进哪班都行，任凭挑选，因为教导处马主任是他爸爸的好朋友。

马主任向胡聪的爸爸介绍三个普通班情况：初一（2）班班主任张老师是个中年女老师，脾气温和，有带班经验；初一（3）班班主任李老师是个年轻女老师，精力充沛，工作认真负责；初一（4）班班主任王老师是个年轻男老师，多才多艺。

“想进哪班？”

“伙计，你还是帮忙让聪聪进重点班。”

马主任脸有难色，他说：“问题是班主任不肯收。”

胡聪爸爸问重点班班主任姓什么？家住哪儿？有什么嗜好？意思是想进行“夜访”。

马主任摆手说：“不中！杨老师不吃那套。”这回轮到胡聪爸爸脸有难色了。

“这样吧，我向杨老师要求一下试试看。”马主任说。

由于马主任诚恳要求，杨老师只好收下胡聪。不过杨老师有话在先，如果胡聪调皮捣蛋，她要将他退回教导处。

马主任说可以。

胡聪果然调皮捣蛋，上课没一刻安静，讲话，逗人玩，还爱招别个女生，不断有人跑来向杨老师告状。

杨老师自然“完璧归赵”，将胡聪送还教导处了。

马主任问胡聪爸爸怎么办？

“那么，就把他放在普通班吧，随便哪班都行。”胡聪爸爸灰心丧气。

“现在的问题是普通班也不要了，进退两难。”马主任说。

“伙计，你再帮帮忙，让他进普通班。”胡聪爸爸说。

马主任脸又露难色，他已向三个普通班班主任要求了，可没一个肯收，都说胡聪进了重点班，便是重点班学生，重点班不要，我们也不要。现在进普通班，比原先进重点班还难。

“搞麻烦了。”胡聪爸爸说。

“这是没估计到的。”马主任说。

“唉……”

“这样吧，我再要求一下普通班班主任试试看，不过希望不大。”

不是“希望不大”，而是毫无希望，胡聪已名声在外，谁愿背上这包袱？要知道，班上多个调皮学生，够头疼的。能不要，当然不要。

“你暂时到教导处来学习。”马主任对无班可归的胡聪说。

胡聪就每天早晨背着书包到教导处坐马主任对面学习。

“你准备怎么办？”晚上胡聪“放学”回家，爸爸问他。

“不要你管。”胡聪说。

“我不管你，谁管你？”

“你管我才落到这地步。”

确实如此，一开始胡聪要进了哪个普通班，他再调皮老师也得要他。现在谁都可以不要。

马主任还在继续做三个普通班的班主任思想工作，希望他们中哪位发扬风格收留胡聪。可没一人松口，都不愿接受胡聪。

可胡聪不能老呆教导处而不上课，总得有个班接受他。这天下午第一节课时间，学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解决胡聪问题。马主任建议三个普通班抓阍儿，谁抓到谁要。三个班主任没办法，只好同意。

会议就在教导处斜对面的校长室里召开，领导和老师们讲话，坐教导处里的胡聪听得一清二楚。开始抓阍儿时，他索性跑去扒着门框偷看。只见马主任做三个纸坨丢桌上，叫三个班主任抓。马主任说：“有一个纸坨上写着‘胡聪’二字，看谁走运碰上。”

三个班主任慢吞吞每人伸手拿一个纸坨。初一（2）班的张老师边打开纸坨边说：“但愿我不‘走运’。”

果然张老师没“走运”，她高兴得拍手跳起来。

初一（3）班的李老师拿着纸坨不打开，她说她干什么都不顺，胡聪准是给她碰上了。

哪知初一（4）班的王老师叫道：“真倒霉，我碰上了！”

胡聪撇撇嘴哼一声，转身回教导处。

马主任安慰王老师说：“其实胡聪很聪明，接受能力很强，就只有点调皮。”

要说胡聪聪明，一点不假，他上课不用心听讲也能考六七十分。要说胡聪调皮，也一点不假，他在小学是有名的“闹猴”，他惟妙惟肖地模仿过每位老师上课；在每个女同学头上放过纸片、树叶什么的；厕所墙壁上画的猫、狗全是他的杰作……

特别是有一次，全校师生午睡，校园静悄悄，忽然“丁铃铃”电铃声大作，经久不息——这是学校演习过几回的火警信号。铃声就是动员、就是命令，顿时师生们从梦中一跳而起，抓脸盆的抓脸盆，抓水桶的抓水桶，一个劲往外跑……哪知是一场虚惊。

“我只一转身上厕所，就有人跑进门房推了电铃闸刀……”门卫杜老头对满操场准备救火的师生说。

经过侦查，很快便将胡聪揪了出来。当时他还只读三年级，爬上椅子踮起脚尖才勉强够得着电铃闸刀。

现在，胡聪终于有了班，马主任舒了口气。散会后，年轻的王老师嚷着倒霉去教导处领胡聪，他说：“跟我走吧，别坐在这儿卖苦了。我今天的手气坏透了，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走吧！”

哪知胡聪说：“我不走。”

“哟！还要用轿子抬呀？”王老师说。

“用轿子抬也不走。”

“为什么？”

“你抓阍的样子太不潇洒，我不喜欢。”

王老师有点懵住了。

胡聪说：“你不想要我，我还想不到你班上去哩！告诉你，连这学校我也不想读了，我在这儿坐两天便走的，转到别的学校去。”

其实胡聪知道没哪个学校会要他，像他这情况转学校难于上青天。他是故意这样说蒙王老师的，可他不知道今天上午他爸爸还来学校央求哪位老师收他。你要有地方去，你爸爸还会来么？

王老师微微一笑，饶有兴趣地打量这“闹猴”：黑黑瘦瘦的，雀巢头，锅铲脸，尖尖嘴，一双圆圆的小眼睛直眨巴……还真有点像猴子。他穿件棕色翻领短袖衫，左腕上戴着个用蓝圆珠笔画的手表，左臂上也猫、狗的画满了画。可见他坐这儿是干什么了。

“你喜欢画画？”王老师盯着胡聪左臂上的猫、狗看，他是美术老师。

“喜欢。”胡聪说。

“你认真画个我看看。”

胡聪撕了一张马主任搁桌上的材料纸，顺手抓起圆珠笔，侧着身漫不经心地“刷刷刷”，两笔便画了只翘尾巴猫，而且是难度挺大的脑袋朝前的猫。

紧接着又撕过一张材料纸，又侧着身漫不经心地“刷刷刷”，两笔便画了只夹尾巴狗，而且是难度更大的屁股朝前的狗。

无论猫或狗，都眼勾勾、直愣愣，像活的一般，硬要从纸上蹦出去似的。

王老师惊呆了。他还没见过有如此绘画水平的学生，简直是天才。

其实，胡聪只会画猫、狗，别的他不会。

“你还会画别的吗？”王老师问。

“我什么都会画。”胡聪说，“不过今天画累了，不想画了。”

他将笔一丢，仰身往椅背上一靠，装出挺累的样子。

王老师想任何伟大画家的拿手绝活也只一两样，胡聪即使只会画猫子狗子也够了不起了。王老师一手拿起一张画，看一下猫，又看了一下狗；看一下狗，又看一下猫……越看越觉得画得像，越感到惹人喜爱，嘴巴便不住地发出“啧啧”的声音。

“这算什么，还有比这画得更好的哩！8只猫和5只狗打架，打群架。”胡聪说。

“在哪里？”王老师急急地问。

“厕所墙壁上。”

“哪个厕所？”

“当然是男厕所啦！”

男厕所就在教导处后面。王老师发现人才心切，当即跑去看。

“没有哇！”王老师回来说。

“小学厕所。”胡聪说。

王老师怪胡聪没说清楚。他对胡聪说：“我决定要你，诚心诚意要你，欢迎你到我班上来。下个月区里就举行绘画竞赛，你代表学校参加，为学校争光。好，现在你跟我走吧，同学们在等着你，大伙会以热烈的掌声迎接你。”

可胡聪还是不肯走。他说：“让我考虑考虑。”

王老师下节有课，他抬腕看看手表说：“好吧，你考虑一下。不过我一定要你，你一定要到我班上来。好，我上课去了，我走了，我走了。”

第二天，全校都知道胡聪的画画得好，有艺术天才。王老师拿着那猫、狗画从一个办公室走到另一个办公室，让老师们欣赏。老师们也都惊叹不已。

“一挥而就！”王老师介绍说。他为昨天抓阉儿自己手气好而高兴，为发现了人才而高兴。

王老师这一高兴不打紧，把其他几个班主任搞得眼红红、心痒痒的。打上学期开始，学校规定各班每周办一次墙报，还进行评比，作为考核班主任工作来抓。班主任对此自然重视，都全力以赴办墙报。可学生中绘画人才普遍奇缺，墙报办得不像样。现在冒出了个小画家胡聪，谁不想他到自己班上

来？尽管他调皮捣蛋。

“小王，你别高兴，胡聪是我班学生，我还要他。”重点班初一（1）班的杨老师说。

“你别想，是你不要我们才抓阉儿，现在后悔晚了。”王老师说。

“王老师，你是美术老师，办墙报不费吹灰之力，还是把胡聪让给我吧！”初一（2）班的张老师说。

“张老师班还有画刊头的，比我班强，我班一个也没有，胡聪应让给我。”初一（3）班的李老师说。

“应该尊重胡聪意见，由他决定他进哪班，我们都别争了。”杨老师说。她认为自己重点班具有优势。

然而胡聪也不想回杨老师班。杨老师到教导处来请，胡聪也不走。

“你想进哪班？”马主任问。

“再抓一次阉儿，哪班抓着就进哪班。”胡聪抬起头这么说。

“要是普通班抓着呢？”

“就进普通班。”

尽管爸爸妈妈反对，胡聪还是要学校再来一次抓阉儿，以决定他到底进哪班。

马主任没办法，只好宣布：“再抓一次阉儿！”

这是早读时间，初一年级四个班的班主任来到教导处抓阉儿。这回抓阉儿的气氛与上次形成鲜明对比，三位女班主任不会画画，想起每次办墙报没人画刊头的焦急与苦恼，恨不得一下子将胡聪抓到手。

王老师是美术老师，他不愁办墙报没人画刊头，胡聪无论进哪班美术都归他教，胡聪将来成为猫、狗画家也是他这美术老师的光荣，但他还是希望胡聪到自己班上，希望这次抓阉儿手气跟上次一样好。

马主任心情也与上次不同，胡聪爸爸是他好朋友，他关照胡聪已尽人皆知，现在胡聪由没人要一下变成为紧俏货、抢手货，这于他脸上也有光。他用一张白纸精心制作四个纸坨，还没做好，四个班主任已围上来。

四个纸坨扔桌上，四个班主任“呼”一声抢开了。张老师认为王老师手气好，王老师抓哪她也抓哪，李老师怀疑重点班杨老师得到马主任暗示，杨老师抓哪她也抓哪。结果抢作一团。互不相让。

“格格格……”站一旁观看的胡聪乐出了声。

（插图乐明祥）

蓝蜈蚣

北董

季草长到 14 岁，那么羸弱。

四肢发达、性格暴戾、语言粗俗的父亲，从大狱里出来，头一句话说的是：“娘的，这孬架势，咋的变了种？”

儿子用白眼望望他，无言地沉下眼帘。

这是个破碎了的家。

男人做强盗，女人早死了，孩子像无根蓬一样飘了一阵，庄里人怜悯他，送米送面，供他读完小学。他的生命里有两个灵魂，一个是吃苦耐劳的坚韧，一个是无颜见人的怯懦。

“你那角儿箍块胶皮干吗？”

父亲凶如鹰隼的黄眼珠盯住儿子的胳膊，那里箍了一块车子内胎的红胶皮。

儿子下巴骨轻轻错动了一下，想说什么，到底没开口。

父亲伸出在海滩上劳改晒盐的粗糙指头，勾豁了那截已朽的皮套，看到了儿子胳膊上那条蓝蜈蚣——那是他亲手给他黥出来的，他却差一点忘了。他自己胳膊上也黥着那玩艺——一条龙、一只虎，还有永远嘲笑他命运的四个毛笔字：福如东海。

“米呢？”父亲问。

他对家里荒芜的日子自然十分陌生。季草找米，刷锅，点灶，一切都在无言中。

现在，季草到了市里，住在表姑家借读。他已是初中一年级学生了。父亲在盐滩上斗殴，伤了人，又一次圈在高墙电网里。那个四壁空围的家，交给了一把锈巴巴的铁锁。

同桌是个跛脚女孩，比季草高半头，名叫向飞。她的性格与那跛脚相反，在同学中极显山水，有点无冕之王的味道。她的眼睛又清又亮又热烈。微黄的头发梳作马尾，系一朵鲜红而硕大的绢花。

“能作同桌，是一种缘分！”向飞冲季草说，声音能传遍全世界。“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中学生吗？”

季草茫然而谨慎地点脑瓜儿。上课的时候，他用耳朵和眼睛捕捉周围的信息，小心翼翼。他知道自己惹不起任何人——自己是强盗的儿子！

突然，向飞嗒嗒地敲响了课桌，季草吓了一跳。“书怎么不打开？心驰神往哪儿去啦？”

季草如梦初醒。他尴尬地一个浅笑，面对了那双又清又亮又热烈的眼睛，打开了书……

夏天，被女孩点缀得五色斑斓。

季草发现向飞的左腿肚上有一道蜈蚣形的伤口。他听得同学们问向飞，那疤是怎么回事，向飞说，她到乡下去时遇上过强盗，强盗劫去她的女车，还摔断了她的腿。季草的心窝里射过一道闪电，闪电击穿了防护自尊的每一寸围墙。他不敢看那条疤，却总想看那条疤，他希望那条短裙换成一条长裤，他盼望秋天早些到来。

“喂，季草先生。”向飞调皮地扯扯季草的长袖蓝褂，“该换件半袖衫啦！不怕捂发霉吗？”

“不……我不热……”季草很支吾。

“妈妈不买吗？看我向姐去打抱不平！”向飞挽挽袖——其实她的连衣裙没有袖，那不过是个夸张的、“打抱不平”的动作。

季草便语无伦次，像是讨饶：“不，别，不是，不热，妈妈……”

向飞便以为季草母亲若不是后娘，定是家里穷困，“你不用急，让我来想些办法！”她大包大揽地说，一脸写满对贫者的同情。

这天晚上，季草放学回去，等表姑全家都去剧院观看一种新潮演出，他独自来收拾这条蓝蜈蚣了。他面对着它，想起自己还很小的时候被爸用双腿夹住，不管他怎样哭叫给他刺出这样十分匪气的图案。当时爸的同伙端着酒碗龇出满口黄牙笑得开心，爸便如同有了又一个同伙一样惬意。那时候，妈妈已经死了，听外人讲，妈妈死于难产。季草多少年来就恨这条蓝蜈蚣，他几次用药液胡乱涂它，曾经中毒使胳膊肿得粗如小碗，而蓝蜈蚣连一根须子、一根爪子都未见减少。季草怎能在初一（乙）班亮出它来呢？难道可以让人知道我季草是个强盗的儿子？可以让向飞知道咱的老子正是个劫财害人的歹人？

季草先是掐这条蓝蜈蚣，抠这条蓝蜈蚣，后来就点着了表姑的煤气灶，烧上一段铁丝。

铁丝很快烧成温柔的淡黄色，继而渐渐白亮起来。他想用它把蓝蜈蚣烫掉，不料捏它的指头突然像被毒蜂蜇了，他尖叫一声甩它脱手，那股锐痛像蛇一样游进心里，并且盘踞下来不肯离去。季草落下泪来，他还没有三国关羽刮骨疗毒的勇气。

他多么恨自己不英雄，他想到许多舍生的志士。他又想到向飞。他闭起眼下狠心，朝蓝蜈蚣咬了一口……

向飞搞来一件十分漂亮的水洗纱半袖衫。她跑到班上抖开那件半袖衫，跟服装贩子似的叫道：

“人凭衣，马凭鞍，凉凉爽爽真美观——”她下命令似的对季草说，“来，换上！我闻你都酱球味了！”

男孩子中不乏起哄的大王，他们总有俏皮话儿献出来的，所以季草羞得满脸通红。向飞吆他们：“吵什么吵？如果你们也换不下皮，朝我讲！”起哄的大王抓住“换皮”一词，叫得更欢：“换皮——换皮——”

对季草来说，这些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前天晚上他一口咬破胳膊，蓝蜈蚣未掉，胳膊却肿起来，痛得放射到腋窝子。为了深藏蓝蜈蚣和齿毒伤，他把那块地方包起来，可谓讳莫如深了。他低着头，羊似的要钻出去，却被向飞一把拉住了。

“各位姐妹们，给季草换装！”她下了命令，几名女孩就嘻嘻哈哈地来扒季草的蓝市长袖褂。调皮鬼们就捞到了好戏看，哄得地动山摇。

谁能想到季草“老羞成怒”呢？他骂声“真讨厌”，豹子似的跳出人群，愤愤而去。

从这场风波开始，向飞再不理季草了。

爸爸：

你不要给我往学校写信，我讨厌你那个地方，我不要见到你那里的信封，不要！我不愿意想到你！

老师要我们写《我的爸爸》，这是个老掉牙的作文题了，我却没东西可写，我总不能写个……

同学们讨论“毛虾几年能长成大对虾”，“鱼儿出水能活多久”，我全

懂，但是我没开口，我不愿叫他们知道季草曾经生活在海边，生活在一个劳改村里，他的爸爸……

如果有事，就把信寄到表姑家，没正经事就不要写信吧。

季草×月×日

季草的那件蓝布长袖褂子，打发掉一个滚热难当的夏天，又打发掉一个长风渐凉的秋天。

季草常常咀嚼那个被人称为“换皮风波”的故事，他早已内疚极了，人家向飞到底有什么错？季草书读得很刻苦，成绩从不落前三名，却孤独，他没朋友。

初冬一个下雪的日子，他收到向飞一帧自制的请帖，上面写道：“星期日（9号）是我的14岁生日，特请你参加这小小的庆典，礼品是一句精彩的赠言，注意上午11时准时握手！……”

季草按请帖所告“蜗居”地址来到了向家。

向飞正作为一名“总策划”，指挥这个洗葱剥蒜，那个扯豆角筋，好几名男生、女生都有事做。她穿一件蓝底白花小围裙，一副胸有成竹的气派。

向飞放下手中的铲刀，大叫一声“来啦——”率先与季草握手。同学们也一齐过来亲热，仿佛他成了立功凯旋的将士。“阁下，先喝杯汤姆奶茶，然后淘米，这方面你可能拿不到金牌的！”

季草捧着一杯汤姆奶茶，感到这陌生的饮料格外亲切。他很珍惜地抿了一些，嘴咂着味道，心窝中很温，很亮，如蓄着一片碧草芳花的春光。

“我做米饭！”他动手了，却不会弄煤气灶，因为他烧惯了芦柴。向飞便教他，他自然有些局促，不过一会儿就坦然下来。

12点，向飞的妈妈和哥哥回来了。他们对季草的关注胜于对任何人。

“小飞，说透了吗？”妈妈接过女儿的围裙问。她拿来一只大蛋糕和一盒生日蜡烛。

“我还没说。妈您说吧！”向飞把蛋糕摆在桌子中央，排妥两排生日蜡烛，各为14支。

“今天，是两个人的生日，一个小飞，一个季草，”妈妈说，“咱们一块过。我首先祝小飞和季草愉快！”

季草自然怔怔的，但是向飞这位“总策划”一下子打破僵局，她说：“我先献上我为季草的赠言——愿你的青春之树是一棵三月的白杨！”她带头鼓掌，大家应和，很欢很疯。

同学们依次献上赠言，祝贺两人的生日。

季草不曾庆过生日，也不记得自己的生日，父亲也根本忘记了那个日子。他流着热泪吹熄了14支生日蜡烛，小心地切一块蛋糕，送嘴里伴着泪咀嚼滋味。当零星的爆竹声响起，寒假就到了。

“季草，咱们去做手术吧，都做！”向飞收拾好书本，装入一只纸箱。

“就到我妈妈那所医院。”

季草急忙打量向飞的身体，问：“手术？你怎么了？”“我要把腿骨断开拉长1.5厘米，然后让骨头愈合。”向飞拍拍左腿，说得力求平静。

“断开？断开？”

“是的，我的两腿还有1.5厘米的长度差。”“那怎么行！”

“行，我已经干过一次了！”

“这……”

“你也分担一点皮肉之苦吧，把那条蓝蜈蚣割掉！”“割掉？”

“植皮。既然你这么讨厌它！”

后来，两个人的手术都很成功。

当又一个夏天从南国赶来，季草就第一个在班上穿起了半袖衫。那是向飞送的那件“水洗纱”。向飞终于走出一串与常人无二的步伐，娉娉婷婷，又稳稳健健。她的头发似乎变得黑润多了，仍然系一朵鲜红而硕大的绢花。

（插图庞先健）

上城

叶宗耀

葫芦坞的孩子几乎都上城逛过了，有的两三次，有的五六次了。

胖墩子也很想上城，哪怕一次也满足了。

从葫芦坞上城有上百里路，其中光一条扁担宽的山路就有三十里。山路大多是上坡接着下坡，下坡再连着上坡，平坦的路极少。山路一边靠山，一边临沟，临沟那边长满荆棘、杂草、树木，好峻好险。

这儿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伙伴们都是搭爹们的自行车上城的，可胖墩子没这个福气，他没有爹了，家里也没有自行车。

于是，胖墩子就想办法。

办法很快地想出来了，搭别人的车子上城。可别人肯吗？大老远的。

胖墩子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一天傍晚，墩子在山边的地头割草，割了一堆又一堆，堆成了一座小山。朱大叔在地上铲辣椒，见了墩子就一个劲儿地夸他说：“墩子真乖，俺葫芦坞的孩子呀，没一个能跟俺墩子比的，勤快、出力、会做活儿。对啦，等大叔给辣椒地割了草铺上了，一空下就捎你上城里抖抖。”

墩子就眯着眼笑，笑成一条缝；咧开嘴笑，两排牙齿就像两排玉米粒。他一边笑一边就把成堆成堆的草往大叔的辣椒地边抱：“大叔，朱大叔，你什么时候才有空呢？”

朱大叔笑笑说：“快啦，快啦！”

墩子笑着，心里直乐。

三天后是个星期天，墩子早早地上山砍柴了。村西的梅大嫂见墩子从她门口闪过，也取了斫柴刀追上墩子一起上了山。

墩子长得矮胖，可矮有矮的优点，弯下腰砍不大觉得累，弯下一次腰砍下一大捆才直起腰歇口气。而梅大嫂人高，弯下腰砍柴就显得吃力了。于是，她就立着身子看墩子砍，看久了就和墩子拉话。墩子没停手，耳朵却竖着听她说话。

“墩子，想上城里玩吗？城里可好玩啦，比俺葫芦坞好玩千倍百倍。那电子游戏机可好玩了，滴滴嘟嘟噼噼叭叭的，玩上了连肚子饿都会忘。俺春生玩过两回了，回家做梦还在叫：‘中啦，中啦，打中啦！’过些日子，我让春生他爹也带你去乐乐。啊呀，不说了，不说了，看我光顾说话，柴才砍了这么一点，怕家里的猪都饿叫了。瞧你，你砍了那么多啦……”

墩子听梅大嫂说着，心里早就浮动了。他停住手直起身子说：“梅大嫂，我、我……你忙，你把我砍的柴捆上，先回去吧，猪饿久了会逃出栏门去野的。”说着，墩子就把柴往梅大嫂的身边搬，搬了一堆又一堆。

梅大嫂夸他：“墩子真懂事，嫂子记住了，一闲就叫我那口子搭你上城。”

墩子笑着，心里直乐。

双夏的一天，墩子上西阳山割麦。朱大哥也在西阳山割麦。他两家的麦地正相靠。朱大哥一边割一边和墩子瞎扯，不料，麦丛里的一块暗藏的石头把刀背一弹，刀口正撞上左手食指上，食指被割了一条大口子，血流不止。

墩子慌忙把自己的衣服夹里撕下一块布片扎紧朱大哥的伤口。朱大哥连声叫疼，麦是不能再割了。他坐在地上流着泪。他爹待他可凶啦！咋办？

墩子说：“我替你割，你坐着吧！”

“那，那你的呢？”

“我的剩下不多了，下午好割。”

“你真好，下次我上城，保准搭你一道去。上次我上城里看了一场电影，那块白布哟真长，有俺的屋那么长，那人呀，比真人还要大个，好看着哩！”

“嗯、嗯……”墩子美美地笑着连连点头，心里直乐。

这夜，墩子做了一个甜梦，梦见自己真的上城了。那街路像晒谷坪那么宽敞，那房屋有六层高，头仰酸了还没数清楚有几扇窗门。那商店里的东西真多，红的白的花的绿的，甭说看，过去连听都没听过……他使劲儿瞪着眼睛看，简直看愣看呆了……

“啊——”墩子忽然大叫一声。他妈急忙摇他的身子，拼命喊他：“墩子，墩子，你怎么啦？”墩子猛地坐了起来，满头满身都是冷汗。墩子说：“一辆很大很大的汽车朝我开来，开到我身边时，大喇叭突然一叫，吓得我……”

从这以后墩子越发想上城了。于是，他给有车子的人家做事也更卖力气了。

墩子帮村东的人家放过牛，扫过地，挑过水，打过柴。

墩子替村西的人家挖过地，割过麦，铲过草皮，叠过稻垛。

村东村西的人家当然都给墩子许过愿，都说要带他上城风光一回。墩子心里明白，要人家搭你上城，你总得付出些代价，那上百里路是好搭的吗？

可是，一个学期完了，墩子不知听过多少许愿，也不知亲眼见过多少车子往他家门口驶过，却不见一个停下车子说要搭他上城的。

墩子急了。那天早晨有雾，墩子见朱大叔骑着车快到他家门口了，他就直挺挺地站在路中央，张开双手拦：“朱大叔，上城吗？”

朱大叔随口答：“嗯，上城！”

谁知当朱大叔下了车看清是墩子时就后悔说漏了嘴，朱大叔终于记起曾答应过墩子驮他上城抖抖的。

朱大叔不得不舍下绑在书包架上的气筒，把它捆到三角架上。

墩子问：“大叔，这叫啥？”“气筒，充气的。”朱大叔说，“上来吧！”

墩子很高兴，笨手笨脚地爬上书包架。

朱大叔嘱咐说：“手抓在坐垫下面，把眼睛闭上。”墩子说：“哎，好嘞！”

过了一会儿，车子刹住了，朱大叔下了车，伸手旋了下气门心对墩子说：“不好了，后轮跑气了，你下来。”墩子下了书包架说：“你不是带着气筒吗？我帮你打。”

朱大叔摇摇头皱起了眉头说：“没用，内胎被戳破。”

“你看见了？”

“我一掐就知道。”

“那咋办？”

“我只好推着车子走到七里坳了，那里有个修车铺。你回吧，下次再搭你，呵，听话。”

墩子一下子像瘪了气的皮球，好扫兴。

伙伴们一听说这件事就明知故问：“墩子，上过城啦？”

墩子一本正经回答：“本来，朱大叔早带我去了，不巧车胎被戳破了。他说下次一定带我去。”

“别逗了！”伙伴中有人说，“什么朱大叔中大叔的，你说的是有雾的

那天吗？他的车胎压根儿就没破，我爹和他一块儿上城，一块儿回来的。”

伙伴们拍着手起哄，吃吃地笑着，笑弯了腰，笑疼了肚子。

这时，墩子才觉得被朱大叔耍了，脸被伙伴们笑得红一阵白一阵的。

看来城是上不成了。墩子心里就有两个人在打架。一个说“墩子，做梦都想上城，没有人搭你，你上不了”；另一个说“墩子，你不是有两条腿吗？妈生你腿做什么的？不就是用来走路的吗？老师讲红军能用两条腿走完二万五千里，你就不能走着上城，不过上百里嘛！干吗老依赖别人？”墩子想通了，走！走不动，就是爬也要爬到城里去玩一趟。你们能搭爹的车上城，我用两条腿也能上城。

正好，学校放了两天假，墩子铁了心要让伙伴们瞧瞧。

这天，雾特别大，像硝烟似地罩住了山，罩住了路，五步之外几乎看不清人影。天才蒙蒙亮，墩子就起床，往身上揣了几个冷馒头就悄悄地上路了。

墩子跑一段走一段，上坡走，下坡跑，平路更跑得快。墩子跑路跑惯了，从不打怵。

雾还弥漫着天空，似乎不愿意散去。墩子刚跑下一个陡坡，忽然“啊哟”一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原来是一辆刹车失灵的自行车把他撞下沟，那自行车及车上的人也一起滚下了沟。

好在那段沟不太深，没出什么性命事故。不过，墩子的右腿骨折了。他妈闻讯喊了四个壮汉把他抬到乡医院，医生给他上了石膏，嘱咐他必须在家里静卧一个月。

村里的大人小孩都来看墩子，墩子鼻子酸酸的，眼眶里盛满了泪水。

朱大叔叹了口气说：“墩子，等你伤一养好，大叔就驮你上城抖一回，啊？”

墩子则转脸对着墙壁，闭上双眼。

梅大嫂摸着墩子的腿，抹着眼泪说：“都是俺的不是，俺山上回来，忘了对俺那口子说了。等你伤好，俺下保证，一定让他搭你上城。”

墩子转过脸，睁开眼凝视着梅大嫂，眼里放出灼灼的火光。

墩子愣愣地睁大眼看看窗外，雨很大，叭叭地打着瓦片、墙壁、树叶。他心里苦苦地难受，猛地一把搂住妈的腰，把头埋在她的怀里。

外面下大雨，他的脸上也下大雨。

（插图斌昆）

山坡滑梯

肖显志

小鹿良子的家随开拓团来到中国东北，开垦中国黑黝黝的土地种水稻。开拓团驻地的前面是个平平坦坦的山坡，山坡上长着又细又软的羊胡子草。羊胡子草很滑，小鹿走到山坡顶上，坐在羊胡子草上往下一滑，就哧溜地滑到山坡下。哇！好一个大滑梯，真好玩！

可是，一个人玩有什么意思啊？！她朝四处望望，只有风声在她耳边跑来跑去，根本不理她。哎！那儿不是有个中国男孩吗？“哎！——”小鹿朝中国男孩挥动手绢，尖着嗓子喊。

男孩迟疑了一下，还是跑过来。到她跟前，瞪着黑炭似的眼珠儿炯炯地看着小鹿。小鹿不知说些什么好，也炯炯地看着他。

“你是开拓团的小鼻子……”好半晌，男孩终于开了口。

小鹿自小跟翻译学中国话，男孩的话她听得懂，就奇怪地摸摸自己的鼻子，用中国话说：“我，我的鼻子并不小呀！”

男孩哈哈笑了起来，说：“咦？你也会讲中国话？大人们管你们日本人称小鼻子，哈哈！小鼻子！”

“你、你、你……真坏哟！”小鹿举起拳头上前要打男孩，男孩转身就往山坡上跑，小鹿随后就追。男孩跑到山坡顶上，见女孩追了上来，屁股往羊胡子草上一坐，哧溜滑下了山坡。小鹿也不示弱，也往羊胡子草上一坐，滑到山坡下。

“嘻嘻嘻！追上你啦！”小鹿抓住男孩的破烂衣服，高兴地笑起来。

男孩也笑，可笑着笑着冷丁止住了，说：“你们日本兵坏，坏得脑瓜顶冒水，脚底下淌脓！”

“为啥？为啥？不许你瞎说！”小鹿撅起小嘴儿扭过身子生气了。

“你才瞎说！你看——”男孩往山坡上一指，“看见了吗？他们用铁刺滚儿把我们中国的地方圈起来，不让我们中国人进，多霸道！妈的，比胡子（土匪）还霸道！”

小鹿往远处望望，看见了插着太阳旗高高耸立的炮楼，心头不由一噤。她扭过头来，咬着嘴唇，冲男孩说：“你来玩，我让你进，让你来打滑梯玩！”

男孩撇撇嘴，说：“啥打滑梯呀！那叫打滑哧溜。以前你们日本兵没圈这地方，我们一大帮小嘎儿经常来打滑哧溜玩呐！”他冲远处的炮楼望望，“我爹叫我别到那地方去玩。我爹说你们日本兵见我们走进铁刺滚儿圈里就开枪。”

“不会的，不会的……”小鹿声音低了下去，最后说，“你来玩，他们不会开枪的。我保证！”小鹿伸出小拇指头，认真地看着男孩。男孩也缓缓伸出小拇指头，勾住她的指头，两人郑重地拉了拉。男孩见女孩嘴角动了动，也就点了点头。

“嗨！嗨！打滑哧溜玩喽！”男孩挥动着胳膊跑上山顶。

“打滑哧溜玩喽！”小鹿跟着跑上去。

“你没有我滑得快！”男孩往羊胡子草上一坐，滑下山坡。

“我追上来啦！”小鹿也往羊胡子草上一坐，滑到半山腰身子一扭，直滚下去。

“哈哈！”男孩笑得前仰后合。

“嘻嘻嘻！”小鹿笑得合不拢嘴。

一连几天，小鹿和男孩都在山坡上打滑哧溜玩，山坡上回荡着他们的笑声，真开心呐！

这天，天空晴朗得瓦蓝瓦蓝，白叫天雀悬在半空啾啾啾地鸣叫着。小鹿和男孩手拉着手，欢笑着刚刚跑到山坡顶上，突然，“砰”地一枪打来，男孩身边的羊胡子草被击起一团碎沫。

“你骗人！小鼻子，你坏！”男孩一愣，说着起身就要跑。小鹿抓住男孩的手臂，说：“不，不！我会阻止他们开枪的。肯定会！我喜欢和你在一起玩！”

小鹿护住男孩，说：“我站在你身子前边，他们不会再開……”

砰——

小鹿还没说完，身子一噤，鲜红的血从胸脯溅出来，把她雪白的裙子染成无数朵美丽的樱花……

他紧紧抱住她，用手慌乱地捂她的伤口，紧张地叫着：“你骗我，也骗你自己……”

砰——

男孩身子晃了晃，牵着女孩的手，一起慢慢倒下了，又细又软又光滑的羊胡子草托着他们，缓缓向山坡下滑去。

枪声在空旷的原野里回荡着，回荡着……

柔软的羊胡子草在风中颤抖着，颤抖着……

纸灯笼 车培晶

“走。”父亲对小蹦说。

“咱们得快点。”父亲又说。

小蹦在系衣扣，系了这颗，开了那颗。

小蹦的衣服只剩下三颗纽扣，那两颗掉了，是同别人干架时被揪掉的。伙伴们骂小蹦的父亲是赌棍，小蹦便同人家干架。小蹦是单枪匹马，干不过人家一大帮，经常被打得脸青鼻肿，衣扣掉地。

“别磨蹭，快些。”父亲催促道。

小蹦一点也不急，还是慢慢系衣扣，系上这颗，开了那颗。

父亲看着小蹦，知道他不愿在夜半三更到外面去。“蹦儿，想你妈不？”父亲问。

小蹦点点头：“想。”

“你想，爸就不想么？”父亲说这话时，眼睛好似湿了一下，“我会把你妈接回来的，会的。”小蹦没吭声，心里缓缓漫开一片潮湿的雾，他知道接下来父亲会说啥的。

“可我必须把输给人家的那些钱赢回来，一点不少地赢回来，你妈才肯回来。”父亲说。

每回父亲要小蹦跟他一同出去偷啥时都要说这番话，小蹦耳朵都被这些话磨出茧子了，因此根本就激动不起来。然而，小蹦是极想念母亲的，母亲搬走有半年了。

小蹦突然趴到炕上哭了。

父亲叹着气，在地上转圈，转了一圈又一圈。屋里空荡荡，只有一口大柜，柜里啥也没有。炕上也空落落，只有一床旧被子。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被父亲赌没了。父亲总想靠赌发一笔大财，但他一直恶运缠身，输，输，总是输，如果不是因为喜欢小蹦，也会把小蹦的书包和那只小花瓣足球一起做赌码子的。小蹦对父亲总抱着幻想，不是想叫父亲在赌场里发别人的财，是希望父亲把输掉的那些钱物都一件一件赢回来，因为只有这样，母亲才会回来。但是，父亲却一次又一次让小蹦失望。

“蹦儿，”父亲搂着小蹦，“跟爸爸去吧。”说着又把唇放在小蹦的头上吻了吻。

小蹦的心软了，擦着泪跟在父亲身后，悄悄走出屋门。小蹦真想念母亲，真希望父亲在赌场上时来运转。

村街上黑漆漆的，小蹦搞不清楚此时是上半夜还是下半夜。有夜风刮来，街边的几株大梧桐发出神秘的细声。小蹦非常害怕梧桐树弄出的这种鬼梳头似的声响。

村口有座门楼，是桑桑家住的。门楼顶悬挂着一盏纸灯笼，那是桑桑做的。

桑桑曾送给小蹦同样的一盏纸灯笼，还在上面画了一对小猪。小蹦说要把灯笼送给母亲，桑桑就陪着一块去了南营子那边他舅家。当小蹦要妈回家时，她看看纸灯笼，又看看小蹦的脸，摇了摇头。在回家的路上，小蹦一直流着泪。桑桑跟着难过也掉了泪。

纸灯笼在桑桑家的门楼上轻轻荡悠着，夜很黑。纸灯笼很白亮。

小蹦站在门楼旁不走了，心想：桑桑如果知道自己出来帮父亲偷别人的

东西去做赌码子，会怎样说呢？

桑桑真好。伙伴们骂小蹦父亲是赌棍，桑桑就帮小蹦反驳说：“你们去小蹦父亲跟前骂才算有胆量，赌棍又不是小蹦。”桑桑的姑也住在南营子那边，前天桑桑去姑家回来时对小蹦说：“我碰见你妈了，告诉她你考了100分。你妈笑了，说叫你好好学习，别学你爸，还让我带回件东西给你。”桑桑说着从兜里摸出一副绒线手套。小蹦接过套在手上，放到鼻子下闻了闻新绒线的香味儿……

小蹦真想回去，他觉得桑桑就站在门楼里面，正从门缝悄悄瞅着他。

父亲转回身，拉上小蹦：“快走，蹦儿。”

小蹦想挣脱父亲的手，但没有挣脱掉。小蹦被父亲连拉带拖，往村西那边走。到了一堵砖墙下，父亲悄声说：“蹦儿，爸把你送到墙里，往左边走，有两根铜管，你从墙上递，爸在外边接。”

小蹦不吭声。

“帮爸这一回，卖了铜，爸就有了赌码子，这次爸一定要赢回输掉的那些东西，把你妈接回家。”

“再输了呢？”他突然问。

小蹦的声音挺大，把父亲吓得浑身一哆嗦，忙用手捂住小蹦的嘴巴。

“输不了，一定能赢。”父亲说。

小蹦被父亲举起，趴到高高的砖墙顶上。墙内是村农机修理站的仓库。小蹦正准备顺着大墙往下滑时，他猛地看到黑夜中桑桑家门楼顶那盏摇曳着的纸灯笼，在夜色的衬托下闪着光亮，那好像是桑桑的眼睛。

小蹦僵住了，他不敢再望一眼那盏光亮的纸灯笼。

“蹦儿，快些呀。”父亲在墙下急得身子一耸一耸。

小蹦还是没有动弹。

静了片刻，小蹦忽然哭着站到了砖墙顶上，面向茫茫黑夜大声呼喊道：“我要回家！回家！”

父亲吓坏了，身子抖成筛子。

小蹦顺着大墙溜下来，连看也没看父亲，就呜呜哭着朝家那边狂奔而去。父亲跟在小蹦的身后，似条从猎人枪口下逃脱的老狼，脚步趑趄地很乱。

山村的冬夜一片死寂，父子俩奔跑的脚步声显得格外响。

桑桑家门楼顶上的纸灯笼在夜风中摇曳着……

红柳滩，红柳滩……

常星儿

一

“妈，我也到甸子上去住一夜。”志刚对妈妈说。“你？”妈妈一怔，放下手里的活儿。

“嗯。”

妈妈没吱声，只是用眼睛盯着他。

“我要到甸子上去住一夜。”志刚又说。这时，妈妈哭了。

苦艾甸有个习俗，男孩子要到苦艾甸上住一夜，然后才算男子汉，才被别人尊重。到苦艾甸上过夜，若没有活着回来的本事——让野兽吃了或迷失在甸子上，那就随他去。现在苦艾甸仍沿袭着这个习俗，只是每个男孩子都由爸爸陪着。可志刚的爸爸去年病故了。班级里，每天都有人讲述在苦艾甸上过夜的事。“我昨天夜里去甸子上住啦！”大群说。“我半月前就去了！”少月说。

他俩神气十足，渲染着苦艾甸上夜间的可怕情景，但都没说是由爸爸陪着的。同学们静静地听着他俩的述说，目光里满是羡慕。

春玲则看着志刚，春玲和志刚是同桌。

二

志刚走上苦艾甸。

已是秋天。天空淡远，苦艾甸又辽阔了许多。甸子上的蒿草黄了，红了，东一片西一片，鲜艳得很。其实它们已成熟，早把黑黑的籽粒撒回甸子。有只大鸟悬在空中，似贴在那儿，又似随志刚滑翔。

志刚的脚步很急，志刚要去红柳滩。

苦艾甸的人都知道红柳滩。它在苦艾甸深处，方圆四五里全是红柳。那里的红柳特别红。

“你知道红柳滩的红柳为什么那样红么？”一天，春玲问志刚。

“不知道。”志刚说。

“那是在那里过夜的男孩用火光映的。”春玲说，“去红柳滩过夜的才是真正的男孩！”

志刚知道了红柳滩的红柳红的原因，同时，他还知道红柳滩是个野狼出没的地方。

可志刚还是要去红柳滩。

三

已是傍晚，志刚来到了红柳滩。

远远看去，红柳滩像一片燃得正旺的野火。

志刚有些激动。他想，明天早晨自己就能对同学们说：“我在红柳滩上过夜啦！”

志刚走进红柳丛。他开始找干柴，准备夜里点燃。

夕阳一点一点下坠。云霞红了，蒿草红了，空中飞翔的大鸟——是志刚上甸时看到的那只大鸟吧——它的翅膀闪着金光……红柳滩是一片红蒙蒙的世界。

志刚捡完柴禾，坐在柴堆旁等着夜幕降临。

晚霞渐渐消失，蒿草成了黑色，空中的那只大鸟也不知去了哪里。

起风了。红柳滩一片沙沙声。是秋天吹拂红柳发出的声音。红柳成片倒

下，又成片站起。

夜幕终于降临了。

志刚站起身，看看苍茫的红柳滩，他点燃了篝火。

火苗一跳一跳，映着四周的红柳。志刚看着那些被火光映照的红柳。

红柳滩的红柳也有我点燃的篝火映红的！志刚想，此刻春玲若是看着该有多好啊！

风大了。红柳滩上，除了沙沙的声音，偶尔还有一两声夜行鸟的啼鸣。

不知是什么时候了。

忽然，志刚听到一种声音：“嗥——”

是狼叫？

志刚一哆嗦。他屏息细听，那种声音又隐隐传来，而且越来越真切。它高一阵低一阵，凄惨吓人。是狼叫！

志刚拿起身旁的镰刀，紧紧握在手中。

这一夜可真是漫长啊！

四

第二天一早，志刚走进教室就喊：“我在苦艾甸上过夜了！”

同学们一震，都看着他。

“我在苦艾甸上过夜了！”志刚简直是在喊，他的胸脯一起一伏。这时，同学们好像刚明白志刚在说什么。“你在苦艾甸上过夜了？”大群问。

“是——我在苦艾甸上过夜了！”此时，志刚的眼里已有亮晶晶的东西在滚动。

“你是在村边过的夜吧？”大群说。“不！是红柳滩！”

同学们又一震。

“就你自己？”少月问。

“就我自己。”志刚因激动说话一顿一顿的。“你在吹牛！”少月说。

“我没吹牛！”志刚说。

“那你用什么证明你曾在红柳滩过夜呢？”一个同学问。他们不相信志刚会在红柳滩过夜。在红柳滩过夜，有大人陪着都胆颤，何况只有他一个？那里野狼成群啊！

同学们都看着志刚，等着他回答。

志刚看到，春玲一直看着自己，一句话也没说。“在红柳滩过夜，都要拿回一棵红柳。”一个同学说，“那才证明他在红柳滩过夜了。”

“要拿回……”大群又想说下去。

“好！你们等着——明天早晨我给你们拿来一棵红柳——一棵红柳滩的红柳！”

志刚说着，两行泪水顺着脸颊悄悄流了下来。

五

放学后，志刚又走上苦艾甸，直向红柳滩……

拱桥 老臣

拱桥是一个人，不是一座桥。

听这名字，你就可以想到他的形象，比如角弓或者青虾，还有课本上的赵州桥。

我认识他时，他的腰已经很弯，人也很老。那时他已在村庄东边一座老旧的石屋里，当了许多年的校长。

说是校长，是抬举他，因为他只管一个老师。那老师也就是他自己。

他的脸上有许多皱褶，一说话就满脸开花。胡茬子布满两腮和下巴，尤其是下巴，总是硬扎扎的。哪位男生犯了纪律，他从不打手板，而是低沉着嗓说：“把手伸出来吧，手背。”他的大手便把你的小手抓牢，将下巴接近那颤抖着的小小面积的手背，来回蹭那么几下，让你觉得刮了刺猬一般的痒痛。因此，我们对他的宽宽的下巴充满畏惧。

我那时读三年级，很捣蛋的，有次挨了扎，便对同班的二青说：“校长的下巴要是脚后跟多好，咱就不怕他了。”脚后跟同校长的下巴比起来，的确有本质的不同，光溜溜的，没有钢针一样的胡茬，手背拂上去很平展的。二青听了，先是“嘎嘎”笑了两声，然后就当了叛徒，把我出卖给校长。校长便把我找去，用浑浊的老眼定定地望着我，说道：“你真的怕我的下巴？”

我望着他宽阔的脸，敬畏地点点头。

他用手掌刮刮，下巴发出“嚓嚓”的响，说：“怕就别捣乱了，小子。”大手拍拍我剃得溜光的脑瓜，呵呵笑了：“这里不是脚后跟，可毛儿软不扎人的。去吧，去吧。”我就逃也似地躲开他。

他那时真的很老，像谁的爷爷。教我那阵儿已退休5年，据说他的儿子几次接他回辽西走廊上的村庄，但他都走不脱。山那么深，谁肯来教一茬茬的捣蛋鬼呢？只能是他。

因为缺了两颗门牙，他讲课吐字有些不清。比如把“二”读成“a”，我们跟着喊“a”，他就酱色着脸说：“我读a你们不能读a。”我们就齐了声喊：“是，老师，你读a我们不能读a。”可是我们怎么读呢？他就无奈地笑了，说：“老了，教你们爹、妈那会儿，我可是不这么发音的。老了，说老就老了。”他那会儿真比谁的爷爷都老。

除了用下巴刮手背，他对我们很好，比如，下雨天，他的弯背就成了座真的“拱桥”。

山里人家，稀稀落落的，校舍三面倚山，一面临沟。我和其他10来个学生，上学放学是要过沟的。那条四五丈宽的沟，冬天干涸，雨天却气势汹汹，浊流滚滚。水虽仅齐校长的膝盖，但对我们的孩子可是难以逾越的鸿沟了。没有木桥、石桥、铁桥，只有校长这座“拱桥”。

我攀“拱桥”只一次，是在怨校长下巴不是脚后跟不久。洪水把我们隔在这岸，校长便从那岸过来，在水中来去。没人能替他，一个学校三个年级一个老师，校长是最年长的，我和二青则是二、三年级的。我是不好意思让他背的，一是觉着有关脚后跟的比喻对不起他，二是觉得自己大了不能让人背，尤其是让一个老人背。8个同学给背过对岸，只剩下我了，再没办法去躲。校长已捶着弯背，哗啦哗啦水过来了。他浑身透湿，喘气的声音像是在拉风箱。

“来吧。”他蹲下来，袒给我一面弓形的脊背。

“不！”我拒绝，说：“我敢过。”但这是吹牛，水浑浑的，浪头一个撵着一个，看着都让人昏眩，何况那水要淹没我的肚脐眼儿呢？

“来吧，孩子。”他又说。拱形脊背一动不动，静等我伏在上面。

我急得要哭了，我该怎么办呢？

“别不好意思，爷背孙子嘛。该上课了，快来。咱爷儿俩得赶紧过去，同学们在等呢。”他不容拒绝地说道。

我闭上眼睛，趴上了那座“拱桥”。身体被浮载起来，晃晃悠悠，迈下水去。浪声灌满双耳，我却趴得紧紧的，与那面脊背紧紧箍在一起。

临上岸时，校长趑趄一下，但我并没有掉下“拱桥”，因他宽大的手紧紧扳着我。

“这不过来了吗？”他说。是的，过来了，我从桥上滑下，落在坚实的大地上，站着。

校长却没有站着，而是瘫坐在地，大张着缺牙的嘴倒气，苦笑着脸，说：“老了，老了，我背你们爹、妈时，可不是这副模样。”他的模样，真像一座坍塌的拱桥。

喘吁了一会几，他站起来，我们拥着他走向老旧的教室。二青靠近我，说：“校长背你过河，不是走的，是爬。”爬用来说人是贬意，我讨厌他说校长“爬”，便狠踹了他一脚。

那年秋天，我转学了，校长也走了，他实在再也教不动书了。小学校便黄了数年，直到如今盖起希望小学。已当了乡长的二青说，“盖座拱桥吧！”于是，通往学校的沟上就有了座石桥……

许多年过去，我过的桥比小时走的路还多，但我忘不了那座“拱桥”。那座宽厚、踏实、温热的“血肉拱桥”，让我一生都走不到头。

鸽子

罗辰生

我们家搬进郊区新楼房里。

女儿云云从这个房间蹦跳到另一个房间，然后跑到凉台上，仰脸看看天，低头看看地，惊讶地喊着：“呀！好高呀！”

我忙着搬运家具，没工夫搭理她。忽然，她尖声喊了起来，“爸爸，快来看呀！”

我忙跑到凉台上，什么也没有。只见云云伸着胳膊，手指蓝天，她仰着脸在原地转着圈儿。我顺着她的手往天上看，蓝天上飞翔着一群鸽子。它们盘旋着、自由自在地飞着。

“你喜欢鸽子！”我问。

云云说：“它们像排着队似的，多像我们班，领头的一定是班长。”

我说：“你呀，又在胡思乱想。”

她说：“要不，它们就是一家子，领头的是鸽爸爸，后边的是鸽妈妈，旁边的是鸽姐姐、鸽弟弟。”

我忙着去收拾房间。

从此，每当这群鸽子在空中飞翔盘旋，她就跑到凉台上，冲鸽子招手，“飞到我这儿来呀，来呀！”

有一天，一件新鲜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一家人正在吃饭。忽然，从厨房里传来：“扑棱棱，扑啦啦”的声音。云云忙跑进厨房，尖厉的喊叫声传来：“鸽子！鸽子！”

我走了过去，只见酱油瓶、油瓶都倒在地上，雪白的磁砖地上流着酱油。我心疼地说，“哎呀，怎么……”我一眼看见一只雪白的鸽子缩在厨房角，两只小小的金黄色的眼珠在惊惶地转动。它害怕了，拍拍翅膀想飞，一头撞在墙上摔在地下，一只翅膀收缩，另一只翅膀摊开，浑身颤抖。

云云走过去，把它抱在怀里，摊开的翅膀耷拉着。看来它受了伤。

“它从哪里飞进来的呢？”我奇怪地往四周巡视着，门是关着的，窗户也是关着的。

“从通气孔，肯定是从通气孔！”云云说。通气孔的边缘挂着几片雪白的羽毛。

通气孔从一楼一直通到20层的楼顶，肯定是它站在通气孔的边缘上，不知被什么一惊吓，掉了下来的。

我高兴地说：“嘿，天上掉下一道菜，红烧乳鸽。”

云云一听，将鸽子抱紧了，瞪着一双大眼，异样地盯着我，“你想杀死它？您这么残忍！”

平时，我总给云云讲善良人的故事，讲爱护小生灵的故事。为什么一见鸽子我就一下子想到红烧乳鸽呢？我自己也纳闷儿。

云云用手抚摸着它，“别怕，别怕，爸爸说着玩的。他是好人。”我的脸微微有些发烫。

云云把鸽子抱回屋里，拿出药水纱布，给鸽子抹药。还给它打来水，在小盘里放好米饭，精心地照看着这个“小病号”。

一天，她放学回来，将四环素放在水里让鸽子喝。

“你这是干什么？”我问。

“消炎的。”云云说。

“你怎么知道的？”

“我去宠物商店问过啦。”

她买来玉米、绿豆，还从宠物商店买来我叫不出名的一些药水、药片。一周以后，鸽子耷拉下来的翅膀收了回去，羽毛更亮，个头似乎也大了些。鸽子拍着翅膀在屋里会飞了。我忙关好门和窗户。云云说：“爸爸，干嘛要关上门和窗户？”“它会飞走的！你不心疼！”我说。

云云歪着头，又异样地看了我一眼。

她双手捧着鸽子到了凉台上，对鸽子说：“飞吧，回家吧，你的爸爸妈妈在想念你呢！”

我看着云云，脸上又一阵发烫。

鸽子拍拍翅膀飞了，飞了一圈又回来了，落在云云让开的手掌上。

云云的脸蛋亲着它，说：“飞吧，不要谢我，这是我该做的。”

我看看云云。她穿着一件洁白的连衣裙，在我眼里，她一下子成了纯洁善良的“白衣仙女”一样。鸽子不肯飞走。正在这时，楼下传来牛吼一样的喊声。

“11楼的！偷我鸽子！我跟你没完！”

我低头一看，一个光着脊梁穿着裤衩拖着拖鞋的小伙子，正跳着脚地冲我们喊叫。

不大一会儿，楼道里传来“咚咚咚”的脚步声。“啪、啪、啪！”响起敲门声。

“咚、咚、咚！”响起用脚踢门声。

“开门！开门！”传来吼声。

我开了门，小伙子一脸怒气闯了进来。他径直奔向云云，一把夺过鸽子，掏出手帕，把鸽子翅膀一系，瞪了我一眼，瞪了云云一眼，“偷我的鸽子？胆子不小哇！”

我说：“是它自己飞进来的。从厨房的通气孔里钻出来的。”

小伙子鄙夷地冷笑一声：“瞎话也不会编。从通气孔里向外飞鸽子？谁信！这是让我逮住啦，要是晚一步，早成了你的下酒菜啦！”我气得两手直哆嗦。

小伙转身就走，临走，扔下一句话：“下次再让我逮住，咱们没完！”

我站在那儿，好大一会儿气儿才顺过来。我以为云云非委屈地大哭一顿不可，可她却手托着腮帮、愣着神儿。

我说：“算啦，别生气啦！跟这号人不值得……”

云云没有说话，像在思考着什么。我说：“要是听我的，撕把撕把吃了，哪里有事！”

云云说：“我不明白，他干嘛把人想得这么坏呢？”我的脸又一阵发烫。

第二天早晨，奇迹发生了。凉台上落着几十只鸽子，它们“咕咕”地叫着。我抄起竹竿就往外走，它们“忽啦啦”地飞走了。

待我回到屋里，鸽子又飞回来啦，仍然“咕咕咕”地叫着。

云云惊喜地跑到凉台上，鸽子冲她叫着。云云用手抚摸它们，抱起了那只白色的鸽子亲了又亲。

“走吧，你们走吧。”云云说。

没想到，那白鸽子从凉台上跳下来，一扭一扭往屋里走，后边，跟着一群鸽子。

小伙子在楼下喊着，鸽子根本不理睬他，一只一只地进了屋。

一屋的鸽子，云云高兴地抱起这只，又抱起那只。鸽子的脸贴着云云的脸。

小伙子早已在门口出现了，他低着头，倚着门框，惊奇地看着这情景，一句话也说不出。

“你看见了吧，这可是它们自愿来的。”我说。

小伙子一个劲儿地点着头。

云云说：“我知道，你们是来谢谢我的。不用谢。这是我该做的。”

白色的鸽子还冲她“咕咕……”低声细语着。

云云说：“你们真好，比有的人还好。”

我的脸又有些发热，看了小伙子一眼，小伙子的脸红得像胡萝卜，两手在裤衩上擦着，仍旧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插图庞先健）

哥俩

[马来西亚] 爱薇

刘长水与奶奶抵达吉隆坡的富都车站时，已经是傍晚时分。

车行驶了半个钟头左右，他们终于到达了大哥的半独立式双层洋楼。刘长水忙去按门铃，等了一会儿，却没人来应门，只见一只高大威猛的狗边吠边冲了出来。吓得长水急忙退到汽车这边来。

婆孙俩正在门口不知所措时，里边走出了个像马来人的女孩。她一看到长水和奶奶，就操着马来话问：

“你们是不是从××来的？”

“是呵是呵，我们正是从××来的，我是来找我的孙子的，他在家吗？”还好奶奶会一些马来话。

“我是工人，老板有吩咐，你们来了，就等一等，他们去 Shopping，一会儿就回来。”

说完，就开了铁门，让婆孙俩进去。“哗，这房子布置得真美。你大哥一定赚了不少钱。我说长水呵，如果你大哥真的让你在这里升中学，那就好罗，你看，屋子这么宽敞，外面又种了这么多胡姬花，以后住了下来，你可要帮忙哦，里里外外，有什么事就做，住在大哥这里，别斤斤计较，明白吗？”

“阿嬷，我知道啦，现在还不知道大哥是不是真的让我在这里念中学，讲这么多也没用。”

“唉呀，怎么不是真的？这可是他亲口答应的，他能反悔吗？何况你是他唯一，也是最小的弟弟。他以前不是最疼你的吗？”

“以前是以前。阿嬷，大哥现在有了家庭，又有自己的孩子，不同了。”刘长水说的都是真心话。

别看他只是十二三岁，可懂事得很。这次到吉隆坡来找大哥，也是因为母亲一再催促才成行的。

长水的父亲，5年前由于肺癌而去世了，平日就靠妈妈割自家那三依格胶园的收入为生，好在两姐一兄都已结婚自立，日子还勉强可以应付。只是做母亲的想让小儿子念中学，但费用大，怕负担不起。记得以前大儿子长明曾拍胸脯说：弟弟升中学的费用，他愿意承担。此外，她也听说吉隆坡的中学办得很有规模，水准也高，反正大儿子有言在先，因此，做母亲的就极力怂恿长水到吉隆坡来。

这几天来，由于“老毛病”风湿病发作，她只好请家婆代劳，陪着长水到吉隆坡一趟。

等呀等的，等得刘长水肚子饿得叽哩咕噜乱响，头有点发昏。可是，大哥大嫂还没回来，奶奶也许年纪大，加上坐了老半天的长途巴士，早已疲倦地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长水除了刚到时，喝了一杯工人送来的橙汁外，什么东西也没吃，饿得他猛吞口水。他想叫工人拿点点心来，可又不会讲马来话，语言不通。

好不容易终于等到外面车笛响起。工人连忙从里边冲了出去开门。

“阿明是不是回来了？”奶奶也被车笛声惊醒，揉着惺松的眼，问道。

长水来到门口一看，果然是大哥回来了。大嫂手里还抱着已经睡着的侄女芬芬。

“唉唷，阿明啊，你们买东西怎么买得这么久，我都睡了一大觉你们才回来？”奶奶有些不悦地发出怨言。

“阿嬷，对不起，因为这家购物中心刚开张，人又多，文文不肯走。你们都还没吃吧。”刘长明忙不迭地赔不是和解释。妻子素芳只是礼貌地叫了一声：“阿嬷，你来了。”就再也没开口，径自抱了女儿往楼上走去，儿子文文也跟在后面。

“阿嬷，阿水，我看你们先把行李放在一边，我现在载你们到附近的小贩中心去吃东西。”

长水巴不得大哥这一声吩咐。

“素芳不去？”奶奶走到门口，才记起什么地问。

“不去了，刚才我们和孩子在快餐店吃过东西了。”

刘长水一上了大哥的车后，忍不住地问：“咦，大哥，你又换车了，你上次回家时，好像不是驾这辆车的？”

“小鬼，看来你的记忆不错。是呀，这是刚买的，最新型的 Accord。”

“很贵吧？”奶奶问。

“12万。”

“哗，一辆车要这么多钱，在我们家乡可以买两三间排屋哩！”奶奶摇了摇头。

“阿嬷，没办法啦，做生意，门面要紧。”刘长明对奶奶解释。

他们来到八打灵一处小贩中心。刘长水要了一盘加饭的海南鸡饭，奶奶则叫了一碗清汤稞条。长明什么也不想吃，只要了一杯薏米水。

“阿嬷，你们这次来，准备住几天？我这阵子很忙，恐怕没什么时间陪你们。素芳也是，她的公司经常加班，做到7点才回来。”

“阿明呵，我老实对你说吧，这次我和阿水来你这里，最重要的是为了阿水的前途。”

“阿水的前途？”刘长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问。

奶奶将最后一口汤喝完，用手帕抹了抹嘴，一本正经地对长孙说：“阿明，我听你妈说，以前你曾经答应过要负担阿水的中学费用，是吗？”

“我……我是这么提过。”长明略为犹豫地说。

“好了，阿水今年年底就要升中学了。你妈有意让他到吉隆坡来念书。因为你这里的学校办得好。再说是自己兄弟，照顾起来也比较方便和放心，你看怎样？”

刘长明沉默了好一阵子，看了一下长水，解释道：“阿嬷，阿水，钱我可以负担一部分。不过，如果你想到我这里来，恐怕不太方便了。”

“唉呀，有什么不方便，兄弟俩，随随便便就可以了。阿水哪会去跟你计较？”奶奶心直口快地说。

“阿嬷，我索性对你们说明白吧。素芳有两个弟妹，今年年底也要从檳城到吉隆坡来念学院，她已经答应让他们住在我这里。我如果也让阿水住这里，我担心……担心……”

“担心老婆不高兴是不是？”刘长明看到奶奶逼视自己的眼光，心虚地低下了头。

“阿明，你知道你妈是怎样辛苦供你念完中学，然后让你到吉隆坡来读专业课程的吗？好了，你现在会赚钱了，唯一的弟弟你都不照顾；老婆的弟妹就可以让他们住在你这里。你这样做，是不是公平？你说呀，而且是你答应过的，你现在竟然跟阿嬷讲不方便，你妈真的是白辛苦一场了。阿水，明天我们就回去。”

“阿嬷，你何必生那么大的气？我又没说不负责阿水的读书费用。其实，阿水去中学寄宿也不错，省得天天来回，也好多点时间读书。”

“这些不需要你操心。等一下你载我到你表姐阿婉那儿去。阿水，走，我们回去拿行李。”弟弟别有深意地望了大哥一眼，然后急冲冲地追上奶奶。

小罗蹦的百粒红蛋

〔台湾〕李潼

没人相信，潘真勇的曾祖母有 100 岁。
百岁人瑞怎能拿拐杖到鸡笼里赶蛇？
百岁人瑞怎能吧槟榔咬得咔嚓咔嚓响？
百岁人瑞怎会比我们早听见飞机引擎声？
骗谁！

但是，潘真勇在班会时，邀请我们的老师和全班同学，礼拜六到他家参加曾祖母的百岁生日会。潘真勇家住吉安乡稻香村阿美族部落，那里盛产槟榔和稻米，他们自种、自食、自销，我们不适合送这类具有田园风格的礼物，因为太平凡了嘛。

有人提议砍芭乐树，做一支拐杖送去。

有人提议送一只猪公。谁出钱？提议人说：“要不，送两只小猪让她养，也可以。”

有人提议送手电筒，让她半夜可以去赶蛇。有人赞成送衣服、送钓鱼竿、送拖鞋。这根本胡扯，潘真勇的曾祖母，所有衣服都是自制的，她终年打赤脚，她哪有闲工夫在河道坐半天，看浮标要沉不沉的。

天才乌鸦嘴林居万，居然异想天开，建议大家合做一个棺材送她。他很正经地说：“大家不要大惊小怪，我祖母嫁来我们林家，嫁妆里就有一具棺材，我已帮她油漆好几次。笑什么？她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大家以为不吉利？其实，这个礼物最实用，她迟早都会用到。”

林居万说得不是没道理，但合力做一口棺材太费事。从我们教室扛去稻香村也太费力，到葬仪社洽购，让他们全包了，这也太费钱。林居万的宝贵意见被我们否决掉，他气得要命。

我们的班会，向来采取民主形式，让议题有彻底讨论的机会。但老师总在形势纠缠不清、议题模糊不明的当头，提出他的对策，这对策往往也是决策。

他说：“我们送 100 粒红蛋去庆贺，怎么样？”

100 粒喜洋洋的红蛋。我们早该想到了！

全班 50 人。14 人不能参加盛会。老师提议每人供应两粒生鸭蛋，不足的由他负责。礼拜六一早带到学校，他去学校营养午餐厨房洽谈煮蛋，熟蛋染色的工作，由五位女生代表处理。

100 粒红蛋，多好看呀！好看就要好看个彻底，绝不能用提篮堆叠着带去。提出“棺材礼物”被否决的林居万，又想到一个法子，“我们找 5 个圆盘，每个圆盘放 20 粒红蛋，大家扛去，抬去，这总不会太费事，太费力吧？”他老喜欢又扛又抬的，这回，我们随他了。

“圆盘上还可以做什么装饰？才能表现我们的礼重人意重？”

“对了，点 100 根红蜡烛，点在红蛋上，好看！”落鼻祖师庙公的孙子说，“我阿公的庙里有蜡烛，要多少有多少，我今天晚上就去偷来。”

老师反对这种不光明手法取得蜡烛，因为这是献寿，诚意最重要，我们不能偷落鼻祖师的财产给人瑞，这说不过去。

“不是偷啦，是拿。”庙公的孙子急忙解释，让我们大为宽心。但他又说：“反正像垃圾一样在桌子底下堆了一堆，不用白不用。”

拿垃圾去献寿，这又怎么合适？

“不是垃圾啦，我不会讲，反正我们物尽其用，我阿公会感谢的啦。”

供应 600 名师生午餐的大锅，只一锅便把 100 粒鸭蛋煮熟了。倒是熟蛋染红，没有预想的容易。稀释的红米膏红艳艳，可是只染成 100 粒粉红蛋，而负责染色的五位女生代表，双手却赤红得吓人。

红蛋就是红蛋，越红越好。老师这样要求，于是，我们添加红米膏的分量，向校工老张借来漆刷，挥挥洒洒地刷蛋，刷出勉强看得过去的红蛋。

红蛋风干，我们利用烛油将 100 根红烛粘立在蛋尖上，又在圆盘上挖洞。固定红蛋，整整忙了两堂课。

这天下午，当我们扛抬了 5 个圆盘的蜡烛红蛋，从学校去稻香村的路上，引来许多路人观看。“每个人的手指都是红色的，怎么没看过这种游行。”路人的指点，促发了老师的灵感，他要我们 36 个同学，排成两路纵队，步伐要有精神，但表情要自然，可以微笑，但不宜东张西望。我们去庆祝生日，不是出征，而且，红蛋不多不少，只有 100 个，晃荡走去，摔破半个一个都会伤脑筋。

潘真勇的曾祖母，是我们非常敬爱的老朋友。她说阿美族语、日本话和一点点国语。我们偶尔到潘真勇家做功课，轮番来，分批走，她照样分得清楚，怕蛇的是张甲，爱在屋前屋后巡查的是李乙，怕看槟榔汁的是王丙，爱玩水的是陈丁。这位百岁人瑞曾祖母，嫌我们的真名本姓难叫，一律喊我们“罗蹦”。罗蹦！罗蹦！好朋友。

我们不是最早送来生日贺礼的队伍，但显然是最受百岁人瑞欢迎的一群。100 粒红蛋，100 根红蜡烛，让她笑得直拍手。

一个地方报的新闻记者，奉命来采访人瑞的养生之道，但言语不通，鸡同鸭讲，急得他满头大汗，看见我们大队人马抵达，如见救星。

记者抓了精通阿美族语和国语的潘真勇当翻译官，问曾祖母如何保持健康。潘真勇太当一回事，翻译得太慎重了，让我们这些百岁人瑞的罗蹦也憋得难受！

一百岁的曾祖母笑眯眯回答：“赶蛇和用冷水洗脚。”她比划得够清楚了，潘真勇还一直代替那个笨死的记者要她再讲一遍，逼问她为什么？

百岁人瑞又乖乖地再说一次，笑眯眯地比划一回，看得我们这些小罗蹦心疼极了。寿星怎么可以受这样的折磨，换了我们是百岁人瑞，早一拐杖夯过去了。

“拿拐杖到鸡笼赶蛇，这是最好的运动嘛。她打赤脚是接近大自然，用冷水洗脚是爱干净嘛。你怎么连这也不懂？”

笨死的记者满意了，这一回，他忽然变得非常聪明，发现了我们扛抬来的红蛋，蜡烛和红红的双手，他为我们拍了照片。

第二天的报纸上，我们这群人瑞小罗蹦以各式各样的表情和动作围着绕着她，人瑞的脚前，是我们的百粒红蛋和点燃的蜡烛，可惜，照片没有彩色，红蛋和我们的双手都变黑了，看来有点脏，还好没太脏。

童话

咪咪找铁记

孟侯

小人国的故事你一定听过了，那么咪咪学校呢？咪咪学校的人比小人国的人小多啦，还没芝麻大！

咪咪学校的门卫是谁？嗨，是铁头。铁头看门可严格了，脾气又特别暴躁。不守纪律的小咪咪们都怕他。

这天，地理老师的矿藏开发课只讲了一半，一位名叫丁丁的咪咪就溜出教室去玩啦，嘴里还自言自语：“开矿谁不懂，最容易的事，谁都知道……”

刚走到校门口，只听一声大吼：“站住！哪里去？”

丁丁一抬头，哦，是面孔铁板的铁头大伯！糟了，心里一急，赶紧撒谎说：“我出去找铁，铁矿，老师叫我去的……”

“你想逃学？好嘛，我就是铁，给你。”说着，铁头大伯狠狠向他砸来。“嘣！”一锤打在水泥地上，好险！幸亏丁丁的身体只有咪咪一丁点儿，才从铁头和水泥地之间的缝缝里一个筋斗翻出来。他跑出校门，回过头对铁头叫喊：“你等着，我非要找到铁矿，拿一块让您瞧瞧！”

大街上哪来什么铁矿？丁丁东瞧瞧西望望，一路过公园就从篱笆缝里溜进去。迎面一棵长着长长的尖叶子的树挡住了去路。这不是铁树姐姐吗，她身上肯定有铁，丁丁一缩头就钻进了她的脚下，用手往根部使劲儿地挖，一块硬邦邦的东西露出来了。哈哈，果然是一块铁，还长满铁锈呢！丁丁欢叫起来：“找到铁啦，找到啦！”

“是谁要偷我的宝贝？”铁树发现了。

“铁树姐姐，我是咪咪学校的丁丁，我是到您这儿来找铁矿的。”

“不行，你把铁挖走，我的叶子就会发黄变枯，人家说‘千年的铁树开了花’，那样我一万年也开不了花。”

“好姐姐，人家叫您铁树，因为您身上的铁最多嘛！”

“我名字叫铁树，可身上的铁不是太多，而是缺少，这些铁屑子还是园丁特意埋在我脚下，让我补身体的。”

“好姐姐，给一点儿吧。”丁丁就是缠住不放。

铁树姐姐想了想说：“你是找铁矿，又不是找现成的铁。我想起来了，你到那边去找王小铁，他今天也没上学，瞧，书包还挂在我身上。我想，他身上一定有很多铁。”

丁丁钻出泥土，高高兴兴地向儿童乐园跑去。太阳火辣辣的，儿童乐园只有脸色苍白的王小铁一个人在玩，他先荡秋千，只玩上一分钟，就去骑木马。刚摇了几下小木马，又去滑滑梯，才打上边滑下来，又去踏水车……多有意思的小铁！丁丁大声喊：“小铁，你给我点儿铁好吗！我是丁丁。”

王小铁走下水车，把丁丁放在手掌心，说：“可爱的丁丁，我的名字叫小铁，可我身上没铁呀。”

丁丁才不信呢，他眨眨小眼睛说：“你一定把铁含在嘴里，张大嘴让我瞧瞧。”王小铁把嘴巴张得好大好大。丁丁的身体只有一丁点儿，趁小铁没留意，一个筋斗就翻进他嘴里，钻到身体里去啦。

丁丁在小铁的身体里东找找，西找找，连铁的影子都没看到，就一溜烟闯进他的血管里。只见一个红细胞正慢吞吞地跑着，这是怎么的？红细胞不是每分钟要在人体里跑三圈，今天怎么这么偷懒？

“红细胞，你在干什么？”丁丁招呼道。

“哦，我在运送氧气呢。”红细胞回答。

“那快跑，磨蹭个啥呀？”

红细胞愁眉苦脸地说：“你不知道，因为我身上的铁太少，所以身子硬朗不起来，我也想快点跑，可全身一点儿力气都没有。”

丁丁想：红细胞真狡猾，我还没开口说来找铁，他就说少铁，你又不是机器人，要这么多铁干吗？可是你已经漏了底，这不等于告诉我，铁在你身上？对，跟上他。跟着红细胞在王小铁的全身转了几十圈，丁丁偷偷打量着红细胞，想看看铁到底藏在哪儿。渐渐地，红细胞大口大口喘起气来，腿抬不起，简直不是在跑步，而是在爬。

“红细胞，你怎么啦？”

“真跑不动了，好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丁丁，我到这儿来找铁，找铁矿！”

“啊？！”红细胞一听，两眼一闭就倒下了，就在这一刻，他身上跳出一个淡灰色的小结晶体，哦，原来铁在这儿。丁丁冲上去一把抱住铁，一个筋斗翻出了王小铁张大的嘴巴。

咦，王小铁不是在儿童乐园玩的吗？这会儿怎么躺在病床上？

“站住！”病床一边的医生对丁丁大喊一声，“你到王小铁身体里干什么去啦？”

“去找铁……”丁丁紧紧抱住找来的铁。

“你来看看。”医生指指那张诊病单。那上面写着五个字：缺铁性贫血。哦，这么说王小铁身上果真缺少铁。

医生的脸色很严肃：“小铁平时不肯吃带铁多的食物，才得了缺铁性贫血病。所以他读书、游戏、做家务劳动，干什么都不能集中注意力。你还要到他身上去抢铁，真不应该啊！”

丁丁的脸涨得像鸡冠子那么红，手一松，扔下铁，扭头就向咪咪学校跑去。

铁头见丁丁回来，气呼呼地挡住校门：“好小子，铁找到了？拿出来我瞧瞧！”

丁丁低着头说：“铁头大伯，王小铁因为缺少铁，才没心思好好读书，可我没缺少铁……”说着溜进校门去。铁头吹胡子瞪眼睛，他认为丁丁又在耍滑头。

这件事是咪咪学校里一件咪咪小的事，知道的人也不多。小朋友，你觉得它有点意思吗？

（插图沈天呈）

A 明星和 B 明星

庄大伟

A

话说 A 明星小青蛙娇娇，乃当今歌坛赫赫有名的五星级歌星。她那委婉动听的歌声如流水行云如进口香水如陈年醇酒，常使歌迷们听得如痴如醉如临花果山。由于娇娇常在电视上露面名声太响，给这位小姐的活动带来诸多不便。她去商店上公园，常会被乌龟王八蛤蟆蚰蚰中的某一位歌迷认出来。于是，“呼啦”一下，她被团团围住，这个要签名，那个要合影，弄得她纵有三头六臂也难招架。有一回还是飞鹰警长亲自驾驶直升飞机赶到现场，才将她从团团重围中解救出来。

且说这日娇娇收到一封烫金请柬，邀她出席“轻丝绸美声歌会”，地点在瓜瓜大街 6 号门。此种歌会一年一度，常是歌星云集，大名鼎鼎的娇娇岂能不去？但见她头扣一顶大草帽，眼戴一副太阳镜，一只大口罩将鼻子嘴巴捂得严严实实。她正欲出门，突然又返回屋里，翻箱倒柜，找出自个的数百张照片。这些照片可以帮她从歌迷的包围圈中突围出来。她拎上塞满照片的大皮包，匆匆出门，前往瓜瓜大街。

只见瓜瓜大街上吵吵嚷嚷，好不热闹。青蛙蛤蟆乌龟王八蚰蚰们匆匆赶来。娇娇赶紧低下头，唯恐被他们中间的某一位歌迷认出，再度陷入重围之苦。谁料她光埋头走路，没留神一头撞在电线杆上，摔了个大跟斗。一乌龟见状，立刻过来扶她起来，问她摔痛没有。她哪敢作声，只是连连摇头，飞也似的跑了。

哪知刚才娇娇摔的这一跤，身子虽未受伤，却把请柬上“瓜瓜大街 6 号门”那个 6 字，摔了个“跟斗”，变成了 9 字。娇娇顺着瓜瓜大街往前走，猛一下忘了门牌号码，便掏出请柬看了下，快步踏进了 9 号大门。

且说此刻场内早已座无虚席。娇娇大步走上舞台，放下大皮包，摘下草帽眼镜大口罩，一个漂亮的亮相动作。没想观众冷淡，未听见一记掌声。娇娇好不悲伤，决定以实力征服观众。她拉开嗓门唱了起来。哎呀呀，歌声如流水行云如进口香水如陈年醇酒……

“乱嚷什么？！”一个大肚皮蛤蟆摇摇摆摆地走上来，朝她瞪着眼一跺脚，吓得她一个半音符在嗓子眼没声了。

“我……我是来……比唱歌的……”娇娇结结巴巴地说。她打生下来到现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狼狈不堪。

“比唱歌？”大肚皮蛤蟆一拍大肚皮，朝她“呼”地吹了一口气。她像一张纸片似的，被吹到了台下。

娇娇好生气，今儿真是碰上大头鬼了。场子里观众这么黑压压的一片，竟没有一个崇拜她娇娇的歌迷？她气得差点翻白眼，却瞥见壁上挂着一条“重金属气功比武”的横幅。这下可让她傻了眼。参加“轻丝绸”，竟会撞到“重金属”？她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连大皮包也忘了拿，灰溜溜地逃出了 9 号门。正是：

明星走错门，秀才碰见兵。

B

话说 B 明星老蛤蟆棒棒，乃当今武林赫赫有名的五星级拳师。他的拳术如闪电如惊雷如千里马如万吨水压机，常使对手们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由于棒棒常在电视上露面名气太响，给这位拳师的行动带来诸多不便。他去饭馆

上厕所，常会被乌龟王八青蛙蚰蚰中的某一位武术迷认出来。于是，“呼啦”一下，他被团团围住，这个要签名，那个要合影，弄得他纵有三头六臂也难招架。有一回他只得当场发催眠气功，才从团团重围中逃了出来。

且说这日棒棒收到一封烫金请柬，邀他参加“重金属气功比武”，地点在瓜瓜大街9号门。此项比武一年一度，常是高手林立，大名鼎鼎的棒棒岂能不去？但见他头扣一顶黑礼帽，眼戴一副蛤蟆镜，一条大围巾将鼻子嘴巴蒙得严严实实。他正欲出门，突然又返回房内，倒柜翻箱，找出钢笔铅笔圆珠笔数十支。当被武术迷围住要他签名时，不带笔可不行。他拎起塞满笔杆的大皮包，匆匆出门，前往瓜瓜大街。

只见瓜瓜大街上吵吵嚷嚷，好不热闹。青蛙蛤蟆龟王八蚰蚰门匆匆赶来。棒棒赶紧低下头，唯恐被他们中间的某一位武术迷认出，再度陷入重围之苦。谁料他光埋头走路，没留神一脚踩在香蕉皮上，摔了个大跟斗。一王八见状，立刻过来扶他起来，问他摔痛没有。他哪敢作声，只是连连摇头，飞也似的跑了。

哪知刚才棒棒摔的这一跤，身子虽未受伤，却把请柬上“瓜瓜大街9号门”那个9字，摔了个“跟斗”，变成了6字。棒棒顺着瓜瓜大街往前走，猛一下忘了门牌号码，便掏出请柬看了一下，快步踏进了6号大门。

且说此刻场内早已座无虚席。棒棒大步走上舞台，放下大皮包，摘下帽子眼镜大围巾，一个滞洒的金鸡独立。谁料观众冷淡，未听见一声喝彩。棒棒长叹一声，决定以实力征服观众。他运了运气挥起双拳。嗨嗨嗨！拳术如闪电如惊雷如草原千里马如万吨水压机……

“嘘——安静——”只见一个尖脑袋青蛙跳跳蹦蹦地走上来，朝他摇头又摆手，使得他挥了一半的双拳停在半空。

“我……我是来……比武的……”棒棒结结巴巴地说。他打生下来到现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气急败坏。

“比武术？”尖脑袋青蛙一晃尖脑袋，朝他摆摆手。他像半截木头似的，滚到了台下。

棒棒好生气，今儿真是碰上大头鬼了。场子里观众这么黑压压的一片，竟没有一个崇拜他棒棒的武术迷？他气得差点翻白眼，却瞥见壁上挂着一条“轻丝绸美声歌会”的横幅。这下可让他发了呆。参加“重金属”，竟会来到“轻丝绸”？他脸上一阵黄一阵青，连大皮包也忘了拿，灰溜溜地逃出了6号门。正是：

明星门走错，自己讨没趣。

（插图陆汝浩）

白天鹅，金天鹅

康复昆

当第一缕玫瑰色的曙光照亮她们的眼睛，当第一阵柔如水波的晨风抚摸她们的身体，她们，7只年轻的天鹅，便一齐抖动洁白如雪的羽毛，向着微亮的东方引吭发出“嘎——”的长鸣。只听“哗”的一声响，她们一齐展翅飞上了蔚蓝的天空。

于是，天空中便增添了一幅活动的图画；

于是，天空中便增添了一串流动的音符；

于是，天空中便增添了一首清丽的诗……

她们委实是太美丽了，谁看见了都会由衷地发出赞叹。她们的羽翅随着气流自由地舒展，如一片片雪花凌风飘飞；她们小巧的头和长长的流线型的脖颈矜矜地向前伸直，宛如一位高贵的公主；她们那红宝石般闪闪发光的眼睛，会使你产生许多美好的遐想……

她们在空中飞翔着，做出各种各样的练习动作：滑翔、升高、旋转、下滑……姿势轻柔而富于韵律，就像一组在蓝天上表演的舞蹈。

这7只年轻的天鹅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当一个舞蹈家！为此，她们每天不停地练习着，尽管她们的舞姿已相当优美，但她们仍不懈怠。她们幻想着有那么一天能将蓝天的广阔、朝阳的灿烂、天地的明媚、山峦的青翠统统揉进自己的舞姿，让她们的舞姿具有超凡脱俗的神韵，她们也能成为山水中美丽的精灵。

太阳渐渐升高，该休息一会儿了。7只白天鹅缓缓地滑翔，轻轻地降落在天池边的一片青草地上。刚要歇歇翅，突然，她们看见在草地边缘的小路上一个疲惫的旅人摔倒了，面容憔悴，嘴唇干裂，显然是经过长途跋涉累倒在这里的。她们顾不上休息，便忙碌起来：天鹅老大和老二忙着去取水，天鹅老三和老四忙着采山果，天鹅老五老六用翅膀给旅人扇着风，而那只最小最美的天鹅则飞到远处的森林中，衔来了珍贵的灵芝和人参……

旅人苏醒了。清甜的天池水、甘美的山林果使他解除了多日的疲惫，而奇妙的灵芝和人参更让他长了精神，他的面色渐渐红润，他的口中便说出这样一个秘密。

“在离天池还有19座山峦的地方，有一座幽深的山谷，山谷里流淌着神奇的金色小溪——什么东西只要在溪水中浸泡一下，立刻就会变成金的！那是隐藏着多少诱惑和希望的地方啊！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们，作为我对你们救命之恩的报答。”

旅人用手指了指方向就掉头走了，而旅人的话却在7只白鹅中激起了波澜。她们决定去看看，那一条神奇诱人的小溪。

她们在黄昏时分飞到了金色小溪边。溪水在夕阳的映照下，闪烁着黄金般的色彩，使人看了眼花缭乱、心动神摇。溪水潺潺流淌着，发出金属般的铿锵声，使人感觉如来到了梦幻世界。溪水上飘着些迷蒙的雾霭，小溪显得深邃而神秘，溪水中仿佛有一种充满诱惑的声音在喊着：“下来吧，快下来吧！快到金色小溪中来！”

7只白天鹅沉默地蹲在溪畔，注视着金光闪烁的溪水，心中感到了强烈的从未经历过的诱惑与震颤。

“我们飞回去吧！太阳快落山了，得赶快才行！”天鹅老七轻声说着，眼睛瞅着老大。

“不！”天鹅老大说，“我们既然飞到了这儿，就应该试一试。也许，有许多奇迹在等待着我们去发现。”说完，她轻轻啄下身旁的一片树叶，让树叶飘进溪水中。金色小溪震动了一下，在树叶落下的地方升起了一团金色的雾气，树叶沉下去了，但一会儿又漂浮上来。啊，树叶变了，变成了一片光芒闪烁的金叶片！

“哇——”天鹅老大到老六大家都惊叫起来，她们激动地议论着：“这条小溪真神奇！”

“我做梦也没有梦到过这么美丽的地方！”

“金叶片真值钱啊！”

只有小天鹅没有跟着嚷嚷，她刚才心中一瞬间的迷乱已被那个与生俱来的愿望所战胜，她对姐姐们说：“咱们快飞回去吧。咱们不是从小立志要当舞蹈家吗？荒废了练习怎么行？金树叶虽美，对我们天鹅又有什么用处呢？”

“你不懂！”天鹅老二不屑地对她说，“金树叶的美，在于她是金的！生活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只要有了金子，不当舞蹈家又有什么关系呢！”她抑制住怦怦的心跳，啄下自己身上的一根羽毛抛进溪水。洁白的羽毛在溪水中沉下去，又浮起来。啊，变成一根璀璨闪光的金羽毛了！“啊，真走运呀，我就要变成一只金天鹅了！”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噗通一声跳进溪水中。溪水发出沉重的金属声响，一团金雾笼罩小溪。

一会儿，天鹅老二浑身叮叮当当响着，从溪水的那边爬上岸去了。

“啊，金天鹅！老二变成了金天鹅了！”

“我也要变金天鹅！我们跳，快跳进溪水里去！”

天鹅老大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激动地叫喊着，做出马上要跳的样子。

“姐姐们，别跳呀！别忘了爸爸妈妈的嘱咐，我们快飞回去练习舞蹈吧！”小天鹅焦急地呼唤着、央求着。

可是没有谁愿听她的话了。5只白天鹅迫不及待地扑进溪水中。于是金色的溪水上发出一阵喧哗，只见她们变成了5只沉甸甸的金天鹅，从小溪的那边爬上了岸。她们都已变成金子的了，金光闪亮，身躯沉重，她们从此再也飞不起来了，只好摇摇摆摆地向远处蹒跚走去了。

“姐姐们，你们真糊涂啊！”小天鹅独自站在溪畔，眼泪不觉涌流出来。她想起爸爸妈妈临终时的嘱咐：“好好练舞，做第一流的舞蹈家，成为群山天他的精灵！”她忍住了眼泪，抖抖翅膀，昂首飞上薄暮的天空。

从此，在天池畔，群山上空，就只有了一只小天鹅在顽强地练习着舞蹈。每天清晨，启明星才刚刚闪亮，她就飞出了巢，一直练习到月出东山她才休息。她并不感到孤独：天池陪伴着她，青山陪伴着她，爸爸妈妈也好像陪伴着她，还有许许多多朋友——白鹭、丹顶鹤、青鸟、黄鹂……也在鼓励着她。

她练啊练，不知经过多少日子，终于有一天傍晚，当她完美地完成了各种舞蹈动作练习后，舒畅地躺在平缓的气流上滑翔的时候，浩森的天他水突然“哗”的一声打开了，天池旁的座座青山也“哗”的打开了，从湖水和青山中涌出一缕缕温热的气息，立刻袭遍她的全身。她感到全身轻快，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她乘着暮色在天池上再练一遍舞蹈。啊，每一招每一式都是那么舒展自如！她心中的每一种思想、每一种感情都能用自己的优美动作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天他的美丽、群山的苍翠、朝霞的绚烂、烟雨的迷蒙……已不再是抽象的东西，在她的舞蹈中都仿佛有了生命，活生生地展现在人们眼前，长久地打动着人们的心坎。

从此，她名扬天下，成为人人称赞的第一流的舞蹈家了。她被邀请到世界各地演出，许许多多的人通过她的优美舞蹈，感受到了丛山天池无限的诗意与美丽。

有一天，小天鹅来到一个小城市演出，当演出完毕谢幕时，突然有一群肥胖的金黄色大鹅摇摇晃晃的向她走来，抱住她，无限感慨地说：“老七呀，你跳得太好啦！我们简直不敢认你，你简直像个仙子！”

“哥哥姐姐们，你们生活得怎么样？”小天鹅问。

“别提了，混日子呗。整天吃了睡，睡了吃，你看我们都胖得走不动路了！”

应6只金天鹅的要求，小天鹅又在舞台上跳了起来。她用自己的舞蹈叙说着家乡的美丽、世界的辽阔、生活的多彩、理想的辉煌……

她的6个姐姐看着看着不禁流下眼泪，她们愧悔地想：“要不是那条金色小溪，我们也许能和她跳得一样好……”

（插图魏忠善）

树的眼泪

冰波

一到晚上，月亮总要照到小螃蟹的小洞口。

月光很冷清的。或者说，月光这样静静的，使他觉得很冷清。

与小螃蟹紧连着的，还有一个洞。本来，那里面住着一只小青蟹。她是一只很漂亮的小青蟹，他很喜欢她的。当然，他只是在心里这么想着，从来没有对她说出来过。有时候，他想她了，就用他的大螯在泥壁上敲两下。

“咚，咚。”

那声音听起来有点儿闷，但是显得很有力量。

然后，小螃蟹就会静静地等着。过一会儿，从泥墙上，传来了一个声音。

“嗒，嗒。”

那是小青蟹敲的。那声音要小多了，因为，小青蟹的螯比他的要小多了。

也有小青蟹不回敲的时候，那就说明，她已经睡着了。

“那时候多好。”小螃蟹对自己说。

现在，无论他怎么在泥墙上敲，都不会有回音了。因为，小青蟹已经不在那里了。

小螃蟹还记得那一天，也是在一个亮亮的月夜，小青蟹轻轻地爬到他的洞口，对他说：“哎，告诉你，我要到那边去了。”小青蟹用她的小螯往南边一指，在南边，有一个比这里更大的池塘。小螃蟹听了，不禁呆住了，他一点也没有想到，小青蟹有一大，会从他的隔壁搬走。

小螃蟹说：“这里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要离开呢？”小青蟹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想到那里去看看，说不定会比这里还好呢……”

他们两个都呆了一会儿。最后，小青蟹说：“我走了，再见噢。”

于是，小青蟹就走了，冷冷的月光照着她……

从此以后，小螃蟹就呆呆地独自看月亮。

月光很冷清的。看着月亮，小螃蟹有时心里就会有一种难过。也说不出是什么难过。大概是一种过了很多年的难过。

小螃蟹不会流眼泪的。可是，他的眼睛特别像一滴水，或者说，他的眼睛，就那么像一滴泪珠。在月光下，他的眼睛会闪出一种冷清的光。

小螃蟹还是喜欢看月亮。

有一天晚上，小螃蟹在月光下走出去了。

“我去找找小青蟹看。”他向南边的方向走去。

他来到一棵大树下，抬头看着。

这是一棵古老的松树，它很高很高，弯弯曲曲的身上有很多的节疤。

它很老很老了。

小螃蟹爬到这棵树上。上面有一个树洞，看上去黑黑的，透着一股几千年的味道，很闷、很潮。小螃蟹爬进这个洞里去了。

在树洞里，小螃蟹摸到了一个很光滑，还透着一点点光亮的东西，他用大螯钳着它，爬了出来。

这是一个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东西。它是一颗名贵的琥珀，小螃蟹却不认识它。

其实，它原来是树的一滴眼泪。它是一滴几千年前的眼泪。

在树的眼泪里，有一只小蚂蚁。它也是一只几千年前的小蚂蚁。已经在树的眼泪里睡了几千年了。

几千年前，这棵树为什么要流泪呢？这只小蚂蚁，为什么会掉进这滴眼泪里的呢？它在想些什么呢？

小螃蟹想着想着，眼睛慢慢模糊了……

小螃蟹看见了自己。在几千年前，他就在这棵树上爬着。

他在干什么呢？他在找小青蟹。

松树是那么高，树皮是那么的粗糙，好难爬呀。小螃蟹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找到小青蟹，我一定要找到她。”

他离开池塘已经很久了，小螃蟹觉得自己身上很干，干得都要像松树皮一样裂开了。

松树呢，大概也在想它的树叶孩子。它看见，一些树叶孩子被风刮下来，吹到看不见的远处去了。松树很伤心。于是，一滴很大的眼泪，从上面流了下来。

那眼泪流下来，把小螃蟹裹了进去，一起掉进了那个黑黑的大树洞里。

小螃蟹和树的眼泪凝固在一起了。一起凝固着的，还有小螃蟹的一个念头，那就是：“我一定要找到小青蟹，我一定要找到她。”

小螃蟹清醒过来了。刚才，都是他的幻想。

忽然，他不想再到南边去了。因为，他现在有了这颗树的眼泪，就忽然产生很想回到自己那个泥洞里去，去慢慢想，慢慢地等。

等什么呢？当然是等小青蟹呀。他用螯举着这颗大大的树的眼泪，回到了泥洞。这时候，月亮还在天上，冷冷地照着这个小洞口。小螃蟹想：要是我真的在树的眼泪里睡着了，小青蟹回来看见了，她还会认识我吗？

小螃蟹在洞里的地上，挖了一个小小的洞，把树的眼泪埋了下去。

这时候，他听到了一个很小的声音。

“的，的。”

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的声音。

小螃蟹举起他的大螯，在墙上敲了两下。“咚，咚。”

然后，他静静地等着。

“的，的。”

墙上，又传来了那个声音。

是小青蟹回来了！

小螃蟹赶紧向洞口爬。

一出洞口，他看见，在他的隔壁的洞口，站着小青蟹，正在向他挥着她小小的螯。

小螃蟹不知说什么好：“你回来了？”

小青蟹也不知该说什么：“回来了。”

“不走了吗？”

“我想，不走了吧。”

“你一定累了，早点休息吧。”

“你呢？”

“我？我再看一会儿月亮。”

“好吧，明天见。”

又安静了。

月亮还像往常一样照着小螃蟹的泥洞口。唯一不同的，是他的洞里埋着一颗树的眼泪。

那是一颗几千年前的树的眼泪，在眼泪里，有一只不知在想什么的蚂蚁。

老鼠卖假药

吴梦起

山林中住着一只老鼠。他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常常用来收听人类电台的广播。有这么一条新闻，说人类的某个县城设有药品市场，那里假药充斥，不少人发了大财。

老鼠也想发财，但是机会很难找。就拿做假药来说吧，虽然来钱容易，但凭空能做出假药来吗？据说，发财全靠机遇——电台记者采访的某一个大亨，就是这样说的。

然而机遇终于来了。那是某一天早晨，老鼠饿了，出洞去找点吃的。他走来走去，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这儿有一片草坪，草坪边上长着一些宽叶儿的植物，每个枝头的顶端都簇生着一撮白色的果实。老鼠起初以为是樱桃，但樱桃是红色的，而这些果儿却发白。因此老鼠断定这是他有生以来从没见过的山果。

山林中有毒的果子不少，这种白豆儿有没有毒？老鼠不知道。不知道就别吃，还是小心为好。

恰好这时一只有学问的老山龟爬来。据说人类最早的文字就刻在龟甲上，叫甲骨文。既然这样，问问老山龟这果儿有毒没有，八成能得到准确的答案。

“老山龟，你认识这果儿吗？”老鼠指着白豆儿问。

“怎么会不认识？这果儿叫‘龙胆果’。”老山龟大咧咧地回答。

“能不能吃？”

“当然能吃啦！带点酸甜，滋味棒着哩！”

老鼠摘下一只果儿，放进嘴里品尝了一下，觉得味道确实不错。

老山龟也吃了一粒。他边吃边卖弄地说：“这‘龙胆果’的用处大着哪！小耗子，你听说过‘龙虎斗’的故事吗？”

“‘龙虎斗’谁不知道！是不是天龙把老虎打败那回事儿？”

“那你知不知道天龙为什么能打败老虎？”老鼠摇摇头。

“就因为天龙天天尽吃这玩意儿，龙胆越来越大，终于把老虎打败啦！”

“‘龙胆果’还有这么大的作用吗？”老鼠惊奇地问。

“可不是嘛！我的龟甲上记载着呢！”于是，老鼠从老山龟的话中得到了启发：如果拿“龙胆”来做做文章，制出一种壮胆的药来，一定会受到弱小动物们的欢迎。

做假药，这不就是发财的机遇吗？

老鼠兴冲冲地摘下许多“龙胆果”，抱回家去，捣碎后和上偷来的蜂蜜，捻成一个个小圆球，起名叫“龙胆神丸”。

老鼠又写了几张海报，夜间悄悄地贴到大树上。海报是这样写的：

弱小动物福音龙胆神丸问世

神传秘方药效神奇

吃了龙胆神丸不怕一切敌人

地址：灵鼠诊所

老鼠的假药，就是这样投放到市场上了。

头一个到“灵鼠诊所”来买药的是小兔子。小兔子在大森林里的处境十分艰难。除了老鼠，几乎所有大点的兽类、鸟类都敢欺负他。所以小兔子看到“龙胆神丸”的广告，急忙来到“灵鼠诊所”。他先打听：“灵鼠大夫，

像我这种兔子胆，也能治吗？”

“当然，当然，你没看我贴的海报广告吗？上面明明白白写着嘛！”老鼠笑嘻嘻地回答。

“是呀，我就是看了广告才来的，可我……”“放心！”老鼠打断兔子的话，“我们老鼠原来的胆子小不小？可是后来服了‘龙胆神丸’，就敢‘五鼠闹东京’。”

小兔子平时不听广播，一下子就被老鼠哄住了，他还问哪：

“怎么？五只老鼠闹过东京，其中也有你？”

“不错啊！”老鼠支支吾吾地回答。

“听说东京是日本国的首都，难道你还到外国去过？怎么去的，是坐飞机吗？”

“五鼠闹东京”，说的是发生在宋朝的事儿，而且那个东京指的是开封府，评书里讲得清清楚楚。不过老鼠怕小兔子刨根问底，话多了说不定什么地方露馅儿，便岔开小兔子的话题，拿出一粒药丸要小兔子付款。

“多少钱？”小兔子问。

“16个比索。”

“真够贵的！”小兔子嘟哝着把钱付给老鼠，接过一粒药丸吞了下去。

小兔子离开鼠洞，居然觉得胆子大了不少。

他以前走路总是跑一段便停下来，四处张望一番再往前跑。这会儿他似乎心里有了底儿，不但胸脯挺起来，也不像往常那样一杆儿、一杆儿地跑了。

可是这么一大意不要紧，一只狐狸来到他身边，他竟然不曾发现。

“啊呀妈呀！”小兔子看见狐狸，不禁惊叫起来，但这时想逃走已经来不及了。就在小兔子吓得哆哆嗦嗦的时候，怪事发生了，只见那只狐狸用一只前爪捂着腮帮子，用另外的三只爪子走路，一边走还一边哼哼。

小兔子真是不敢相信方才发生的事情，难道真的是“龙胆神丸”起作用了吗？

“是呀！”小兔子惊定之后，不由复诵着海报上的广告词句：“吃了‘龙胆神丸’，不怕任何敌人，看来这个广告宣传不是虚假的。”

其实，如果小兔子细心一点，就可以从狐狸的举止中发现，他正在闹牙疼哪！要不，怎么会捂着腮帮子哼哼呢？

小兔子捡回一条命，看见朋友小黄羊，便自觉地替老鼠做了义务宣传员。他有声有色地向小黄羊讲述了他碰见狐狸的经过。小黄羊没法儿不信，因为他知道她的这个兔儿朋友，是从来不撒谎的。

小黄羊在森林中的地位，比小兔子强不了多少。如果说有差别的话，那就是她比小兔子跑得快一些。如今她听说吃下这种壮胆的灵药，竟然能够避邪，使狐狸不吃兔子，不禁喜出望外。她拿了16个比索，来到“灵鼠诊所”，也要买一粒“龙胆神丸”。

“对不起，”老鼠客气地说，“‘神丸’涨价了，一粒卖20比索。”

“前不久小兔子在你这儿买的，一粒只花16比索呀！”

“原料涨价，我不涨价不行啊！”老鼠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面孔。

“那好吧！”小黄羊付给老鼠20个比索以后，立刻服下一粒“龙胆神丸”。老鼠在往外送她时，一边走一边似乎不经意地问：

“是小兔子介绍你来买药的，那么他吃了药怎样，见效吗？”

“神着哩，连狐狸也不敢碰他啦！”小黄羊坦率地说。

老鼠眨眨眼，心想：这可是怪事儿！

小黄羊在回家的路上，碰到的是一条大灰狼。

虽说服了“龙胆神丸”，小黄羊还是不敢大意，她一边远远地注视着大灰狼的行动，一边作好了逃走的准备，一旦大灰狼向她扑来，她便撒腿就跑。

这时又发生了第二件怪事，大灰狼好像没看到小黄羊似的，他只顾“嗒嗒”地从林中小路上跑过去，很快就看不见影儿了。

大灰狼的举动，既出乎小黄羊的意外，却又在她的预料之中，因为她已经服下“龙胆神丸”了嘛！

小黄羊自然不知道，大灰狼的太太病了，大灰狼这是急着去森林医院，给灰狼太太抓药，才顾不上对付小黄羊。而小黄羊却还不知她刚刚是侥幸逃过一场灾难，反而向她的朋友梅花鹿，讲述她服了“神丸”后的奇遇。致使梅花鹿也跑到“灵鼠诊所”，求购那“药效神奇”的药丸儿了。

“25个比索。”老鼠的药又涨价了。

梅花鹿倒不在乎价钱。她以为：越是价钱高的东西，就越是好货。她就有这么个贱脾气。

梅花鹿服下一粒“龙胆神丸”，哼着流行歌曲往自己家里走。突然，她吓得浑身一抖，因为不远处站着一只老虎，正在眼睁睁地望着她，嘴边的涎水都顺着胡须垂下来了。

梅花鹿的本能驱使着她，扭过身子就跑。可是怪事再一次发生，那只老虎朝她喊着：“小鹿儿，别跑别跑，我今天决不吃你！”

梅花鹿犹犹豫豫地站住了，不知老虎的话能否当真。然而那只老虎却像有意表示自己的诚意似的，竟然“咕嘟”一声把嘴边的涎水吸回肚里，转过身慢慢走开了。

梅花鹿这时不能不信，她服下的“不怕一切敌人”的“龙胆神丸”，的确起了谁都无法想象的作用。

在弱肉强食的大森林里，竟然有三只小动物逃过了肉食兽的追杀，这是罕见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只能把这令人难以相信的奇迹，归结为“无巧不成书”。因为这三种意外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小兔子碰到狐狸的时候，狐狸刚好闹牙疼；而大灰狼则因为急着给太太抓药，才不理睬小黄羊；至于老虎为什么轻易地放过梅花鹿，情况就复杂一些，需要讲细一点才能说清楚。

人类有句歇后语，叫“老虎戴念珠——假充善者”。不过这是以讹传讹，给传错了。原话应该是“老虎戴念珠——想当善者”。说的就是梅花鹿碰到的这只老虎。老虎本身是食肉兽，可这只老虎觉得把小兽咬死，血糊淋漓地吞吃下去，实在不大雅观，何况他在大森林中还有一定的地位。人家大象的体魄比自己大多了，成天吃素食不也活得好好的吗！于是他想：以后不吃肉杀生了，改吃青草和树叶吧！这只老虎想当善者了，他去弄了副念珠戴在脖子上，又像头黄牛似的趴在地上啃青草。可是刚吃两天素，就受不住了，五尺肠子闲了四尺半，肚子“咕噜咕噜”一个劲儿响。后来他想出一个折衷的办法，那就是平常照样吃肉，只是在每月初一、十五两天不动荤腥，这样既不影响他的营养，又满足了他想当善者的愿望。

梅花鹿碰到他的那天，恰恰是初一。你说巧不巧呢！

上述种种奇闻反馈到老鼠那里，把他也闹糊涂了。明明做的是假药，却又真的发挥了效用，这该怎么解释呢？不过他很快找到了答案：“龙胆神丸”的确有效，不过这药效是偶然碰上的，但只要有人相信。那样一来，“龙胆

神丸”就不是假药，而是真药了。

现在，这只老鼠展开他幻想的翅膀，想象着他如何地卖药发财，怎样当上了百万富翁。而当前，首要的是扩大生产喽！他去雇了两只鼯鼠来做帮工。鼯鼠的眼神不济，不至于把“神丸”的秘方泄露出去。后来他又想，应该去森林专利局，给“龙胆神丸”申请专利。他还想组建一个垄断性的公司，叫“灵鼠神丸”集团公司。

生产了一大批“龙胆神丸”之后，老鼠带好了样品到专利局申请专利去了。

老鼠在路上遇到的第一个就是老虎。老虎趴在路边的草蓬里，正在打盹儿。听到“簌簌”的响声，睁眼一看，是一只老鼠走过，便又把眼闭上了。

今天不是初一，也不是十五，老虎本来可以开荤，但他方才吃了一只貉子，这会儿肚子饱饱的；再说老鼠这种食物，他实在不感兴趣，肉味儿腥烘烘的不说，还老往牙缝里塞。有一次吃了一只老鼠，塞在牙缝里，费了半天劲才抠出来。

由于这种原因，老虎对老鼠不加理睬就不奇怪了。而老鼠却误会是他的“神丸”起了作用。老鼠看着老虎从自己身边走过去，心里美滋滋的。

老鼠也碰到了大灰狼。灰狼太太的病还没好，大灰狼这是第二次去医院给太太抓药。只要老鼠不挡他的道儿，他也就犯不着跟小小的老鼠呕气。

眼瞅着大灰狼跑远了，老鼠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老鼠的笑声，引来一只狐狸。

狐狸的牙疼病已经好了，这会儿他正饿着。虽说老鼠肉味道太差，但用来给肚子打个底儿，也算是聊胜于无吧！于是狐狸龇着牙对老鼠说：“小耗子，你乐什么？”

“干嘛？我乐什么，不管你的事儿！”

狐狸的细眼睁得老大。还没有一只老鼠敢用这种口吻对狐狸说话，难道这只老鼠还有什么仗恃不成！

果然，老鼠拿出了他的煞手锏：“告诉你，骚狐狸，离我远点儿。你知道吗，我可是一下子吃了三粒‘龙胆神丸’哪！”

狐狸没看到老鼠贴的广告，不知道“龙胆神丸”是什么东西。不过他觉得小耗子既然提到这个，必定有个缘故。要知道，狐狸的性格最多疑，不然怎么会有“狐疑”这个词儿呢！现在，这只狐狸起了疑心，他怀疑老鼠说的那个什么“神丸”一定有点名堂，说不定是毒药哩！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只老鼠吃了耗子药，毒死了，一只猫吃了这只老鼠，结果也中了毒。是不是这只老鼠服了毒，想来害自己呀？

狐狸左思右想，觉得还是谨慎一点好，他撇着尖嘴巴对老鼠说：“哼！少玩这套鬼把戏！你打算用间接中毒的办法来害我呀，没门儿，我才不上你的当哩！”说完，狐狸朝老鼠吐了一口唾沫，转身走了。

这下别提老鼠有多高兴了，他刚想手舞足蹈，却听身后传来阴森森的笑声。老鼠赶忙站稳身子，回头一看，一只狸猫从一棵大树后面转了出来。

猫类是鼠类天生的克星。老鼠只见了狸猫，立刻麻了爪子，不过他还是把希望寄托在“龙胆神丸”上，他哆嗦地对狸猫说：

“你知道我吃了什么吗？我吃了三粒‘龙胆神丸’！”

“是吗？哈哈！”狸猫笑起来，“狐狸怕间接中毒，我可不在乎！”

狸猫朝老鼠扑去了。这一瞬间，老鼠那个后悔劲儿呀，就别提啦！

(插图佚名)

小巴掌童话

张秋生

喊痛的树

小黑熊举起一把很快的斧子在砍树。

“咚，咚，咚！”

“哗啦！”树终于给砍断了，倒了下来。正巧，树干压在小黑熊的身上。

这次，该轮到小黑熊喊“痛！痛！痛！”了。一只河马经过这里，他救出了小熊说：“你怕痛，可你砍树的时候，怎么不怕它痛呢？我救了你，现在谁还能救活这棵树呢？”

小熊看着倒在地上的树，看着光秃秃的树墩儿，他又难为情又后悔。

小熊本来想用树干做一副秋千架的，他不做了。他把那棵倒下来的树，做成许多小木牌牌。

木牌牌上写着：“请爱护树木”、“欢迎你 and 森林交朋友”、“请别伤着你的朋友——树木”。

小黑熊把木牌插在树林的各个地方，他还给树木浇水、捉虫、整枝。

他还向小松鼠要了好多的硬果儿，把她们栽种在森林里的空地上，那儿长出了一棵棵的小树苗儿。

每当小熊干累了的时候，他就坐在那个树墩上休息一会儿，喘一口气。

当离开的时候，他从不忘记说一句：

“真对不起你，树墩儿！”

豪猪公公和狗太太

豪猪先生是狗太太的邻居。

豪猪先生今年 18 岁了。对于一只 18 岁的豪猪来说，我们应该叫他豪猪公公了。因为，他的年龄要算很大很大了。

随着年龄的增大，不知为什么，豪猪公公的脾气越来越暴躁，时常要发火。

这两天，他特别讨厌隔壁的狗太太——

因为狗太太变得十分爱叫唤了。

“汪汪汪，汪汪汪……”狗太太一叫，豪猪先生心里就烦躁。

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

豪猪公公捂着耳朵，冲出家门口，他竖起浑身的刺把狗太太赶出家去。豪猪公公要狗太太“滚蛋”，他讨厌狗太太的叫唤，他要狗太太离他远远的。

豪猪公公赶走了狗太太，准备回家了。他转身经过狗太太的家门口时，探头朝窗里瞧瞧。

这时，他突然发现，原来狗太太最近生了两个孩子。两只毛茸茸的小狗，正张着惊奇的眼睛，望着豪猪公公呢。

豪猪公公一下子明白，狗太太最近为什么爱叫唤，她是高兴自己添了一对狗宝宝，她常常在哄自己的宝宝玩呢。

豪猪公公责怪自己太粗暴，太不讲理了。要是他自己家里添了两个小宝宝，他也会唱唱、叫叫、笑笑的。

豪猪公公赶快请豪猪奶奶帮忙，请她去把狗太太找回来，他要当面向狗太太说声：“对不起！”因为豪猪奶奶是非常和气的，狗太太也许会随她一起回家。

是的，没过多久，狗太太就在豪猪奶奶的陪同下，回到自己家里。

她们探出头来朝窗里一瞧——豪猪公公正拿着两只奶瓶，在喂着两个狗宝宝，小狗宝宝一边吸着奶，一边还乐得直哼哼呢。

这时的豪猪公公，再也不是脾气暴躁的老公公了，他变成了一个温和的、慈祥的老公公。

房顶上的游乐场

房顶上有游乐场吗？

房顶游乐场在哪里呢？谁在那儿游乐？

你不用心急，听我慢慢地说——

在大森林的边上，有一片小小的村庄。

村庄的住房都是两层楼的，有着尖尖的房顶，房子的顶楼上，还有一扇小窗户。

小胖胖的家，就在这样一座小木房里。不过，小胖胖白天很少打开顶楼上的那扇小窗户，他更不会把脑袋伸出小窗户张望。

因为，他家的房顶上，有着很多客人，那是一些花的、灰的、有着蓝尾巴的、有着黄脑袋的可爱的小鸟。她们在房顶上唱歌，在房顶上一蹦一跳地散步。她们还会飞往小窗的顶上，站在那里伸长脖子起劲地看着，就像人们站在小山坡上张望一样。

小胖胖知道，要是这时候打开窗，会惊走这些胆小的客人的。

他家的房顶上，是各种各样小鸟的游乐场。村里的孩子们都很奇怪，为什么小胖胖家的房顶上会有特别多的鸟，那些美丽而活泼的小鸟，为什么都爱上他家的房顶上游戏？

当夜晚降临，到最后一只小鸟都回巢去睡觉的时候。

小胖胖会打开窗户，他会把头伸出窗去，瞧瞧满天的星斗，瞧瞧变得安静的空荡荡的房顶。

这时，小胖胖会伸出小手，把他白天扫拢来的谷粒、饭粒和面包屑儿，还有剥豆时找出来的胖嘟嘟的小虫子，都撒落在房顶上……

小胖胖躺在床上睡觉了，他梦见第二天早上，他们家的房顶上，来了更多、更漂亮的小鸟儿，他听见小鸟们欢快地歌唱，她们在说——

我们喜欢这里，这是多么好的游乐场！

（插图佚名）

前三名 ——大个子老鼠和小个子猫的故事

周锐

小个子猫告诉大个子老鼠：“再过三个星期，我就过生日了，我爸爸要给我开生日宴会。”

大个子老鼠听了咽口水，问：“请不请客人？”

小个子猫说：“当然请的。”

“那，你会请谁？”

“多啦，叔叔伯伯姑姑婶婶……”

“除了亲戚，还有呢？”大个子老鼠提醒她。

“哦，还有左邻右舍楼上楼下……”

“还有！”

小个子猫笑了，“瞧你急的，还有我的好朋友——我怎么会把你忘了呢？”

于是，大个子老鼠乐得睡不着觉。其实，他不光为了吃，小个子猫能请他当客人，他就很高兴了。

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小个子猫又来告诉大个子老鼠：“我爸爸说了，他不喜欢我跟差生交朋友。来做客人的，成绩必须是全班前三名。”

“我是的，”大个子老鼠说，“我是倒数前三名。”

“不行，一定要正数。”

小个子猫一直是全班第一名，这就是说，全班只有两个同学可以做小个子猫的客人，大个子老鼠只好叹了口气。

“别这样，”小个子猫劝他，“我过生日还有三个星期，你还有希望……”

为了能当小个子猫的客人，大个子老鼠狠狠地用起功来。

一星期以后，大个子老鼠的成绩进入全班前十名。

两星期以后，进入前七名。

第三个星期的最后一天，马老师又来宣布全班排名：“第一名：小个子猫；第二名，小猴；第三名……”

大个子老鼠这个星期没有睡过一天觉，眼睛熬得跟兔子一样红。

但尽管他这样用功，第三名却不是他，是小狗。大个子老鼠只得了个第四名。

大个子老鼠太失望了。

小个子猫安慰他：“你已经很进步了，应该高兴才对呀。”但大个子老鼠高兴不起来。

再过去一天，就是小个子猫的生日了。这天上学时，她告诉大个子老鼠：“我已经跟爸爸说好了，他答应今晚请你，真的！”

“不是说，前三名？——”

“小猴拉肚子，今晚不能做客了，正好把你补上去！”

大个子老鼠不说话，脑袋里“呼隆呼隆”发出推磨的声音。

小个子猫问他：“你在想什么？”

“我想，我不要补上去。”大个子老鼠说，“好像，很不是滋味的。对不起，我不能做你的客人了。”

小个子猫说：“真可惜。”

大个子老鼠说：“不要紧，过几天我也过生日了，只要你答应做我的客

人，我也一样高兴的。”

“好的，我答应。”

上课了，马老师正要开始讲课，只听下面有人说：“前三名……有什么了不起……”

一看，原来是大个子老鼠睡着了，正在说梦话。

（插图生发）

红雨伞·红木屐
——日本往事之一
彭懿

去年一个黑漆漆的雨日黄昏。

我冲出新宿地铁口，一头扎进漫漫的雨雾中。蓦地，一滴璀璨灼了我的眼：只见前头摩天大楼的峡谷之间，飘浮着一粒腥红色的亮点。走近了，挪掉雨水，才看清楚是一位自发飘飘的老婆子，撑着一把红雨伞，立在雨水中。

我与她擦肩而过的时候，听到她在伞下喃喃地说：“今天是妙子回家的日子……”夏季的雨水已经漫过了她的脚踝。

大概老婆子是在等孙女放学归来吧。

我眼圈有点发热，嘴里咸咸的，不知是被红雨伞刺疼了眼，还是想起了我那没能活到这样苍老的奶奶。小时候，她总是蓬乱着头发，站在如血残阳里的那棵苦楝树下，唤着我……

绕过这片高楼群，就是我常去的那家小酒馆了。

可今天真是蹊跷极啦，在泥泞的雨地里兜来转去，却怎么也摸不到那条熟悉的小路。身边是一片朦朦胧胧的黑树林，树边还坠着一轮红月亮。迷路了吗？来日本东京已经六年了，我还不知道新宿有这么一隅哪！

“哟，好重呀！帮我举上去好吗？”

一个脆生生的声音，斜刺里响了起来。

黑树林里闪出一个跟着红木屐、一身白色和服的小女孩。她正费劲地把一块油布毡撑过头顶，我窜过去，一把撑住它，和她一起架到了树皮小屋上。雨下得更猛烈了。

红月亮早已隐去了。她牵着我的手，钻进搭好的树皮小屋避雨。天还不算暗，我看清这是一个用树枝垒成的小窝棚。雨“嘀嘀嗒嗒”地漏下来，湿了小女孩的发梢，她伸出小手，接住雨滴：

“这下雨水就淋不着弟弟了。”

黑树林的树皮小屋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我盯着她的脸问：

“弟弟？你弟弟在哪儿？”她把手指搁在嘴唇上，轻轻地说：“别把弟弟吵醒了，他在睡觉。”

我笑了，以为她沉浸在一个小女孩的梦境中。她的头偎依着我的肩，我俩就这样默默地坐在树皮小屋内，听夏日的雨声。

雨快要住了的时候，她对我说：“我叫妙子……”这时我才第一次看清她的脸。一张苍白的脸，骨瘦如柴，只是一双大大的眸子里溢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渴望。

“妈妈在等我回家。”她跃进淡淡的雨雾中，“看！妈妈的红雨伞——”

黑树林的尽头是一线模模糊糊的小村庄。

她迎着村边的一滴鲜红奔去。

一对红木屐像是一对在田埂上翩飞的蝴蝶。好久，风中传来了她的声音：“……再见，弟弟……”

“弟弟！”我困惑地摇摇头。

我扭过头，目光又一次扫过黑树林的时候，浑身一阵颤栗：树皮小屋下是一个隆起的土堆——一座小小的坟墓！树皮小屋内睡着她的弟弟！小女孩怕雨淋着长眠的弟弟，盖上了油布毡……

我还没来得及悲哀，远处划过凄厉的尖啸，像是轰炸机的声音。接着，

田埂的上空窜起一排火海……

“妙子——”

我拼命扑去，却沉重地摔倒在一幢玻璃幕布的大楼前面。

黑树林、火海……一切都从眼前消失了，只有雨后如血的夕阳。我爬起来，揉揉眼睛，想找回那片忧郁的黑树林，可，四周却只有高耸入云的楼群。

突然，我在熙熙攘攘的人海中，看到了一把耀眼的红伞。

我追上它。

伞下，是那位白发飘飘的老婆子，还有一个身穿白色和服的小女孩。哦，那双红木屐……

身后响起了一片舞蹈队的吆喝声。

我忘记了，今天是盂兰盆节——一个迎接死者灵魂回家的日子。

（插图石初）

小妖精一本正经

王蔚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小妖精，名字就叫“一本正经”。她从来不笑，也不可以看见别人笑。“笑是一种有害的东西。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只见她手里总是拿着一根小魔杖，背起一只大口袋，去寻找笑声，她的志向，是要把世界上所有的笑都收进口袋，用绳子牢牢扎起来。

一本正经迈着四方步子一本正经地走了没多久，就看见前面有一大片麦田，“嗯，这是个好地方，啊——啾！可是怎么啦？我却打喷嚏了，不对！这里一定有人在笑，这太不像话了！笑声总是害我打喷嚏，啊，啊——啾！”

啊！果然不出她所料，是一个稻草人在笑，不，两个，两个相距很远的稻草人正在嘿嘿哈哈你笑过来我笑过去，高兴得不像话。

“喂喂！不许笑了！”小妖精腾空而起，飞到他俩中间。

“为什么？”稻草人很惊讶。

“因为这是个一本正经的世界，笑是不应该存在的。”

“可我们不是一本正经的稻草人，我们想笑啊。”

“难道有什么事非得笑不可吗？”

“当然啦，我们高兴呀！难道你这小鬼就从来不笑吗？”

“我不是小鬼，我是小妖精，一本正经！我从来都不笑，我讨厌笑。总之，你们也不应该笑……不许再傻笑了！不然我就要逮捕你们的的笑，判它一个终生监禁！”

可是，稻草人照笑不误，根本不买她的帐。“这真叫我生气！哼！”小妖精取出了她那根空心的魔杖，叼在嘴上噓噓噓对稻草人左吸一口右吸一口，把他们的笑气吸尽，然后打开口袋，吹进笑气，用绳子扎牢，背上口袋飞身就走，使两个傻了眼的稻草人，这辈子再也不会笑了。

稻草人只得垂头丧气地向农夫提出退休。然后告别心爱的农田，漫无目的地走了。他们不想干活，也不想玩，他们觉得生活中失去笑，那活着一点没劲。

再说小妖精一本正经，这一天继续东寻西找，没过多久，又连连打了几个喷嚏，不好！又有人在笑！她立即振作精神向笑声追去，“啊啾！”一路打着喷嚏，“笑得真不像话了，啊啾——”

这回她赶到的地方，是个巨大的布篷子，一阵阵的笑声正从里面传出来，差点要震聋她的耳朵。她气哼哼地往里冲，哇！原来是个马戏团在表演，台上一个小丑正在骑独轮车。他有一张嘴角上翘的大红嘴巴，总是在笑，还有无数的小观众正被他逗得大笑。

这可把一本正经气得够呛，她跳到了半空大声叫喊：“不许再笑了，孩子们！笑是多么不好啊……”可她的叫声被台下的一阵阵笑声全淹没了。只得再次启用小魔杖，这里吸吸，那里吸吸，可是，她怎么吸都忙不过来，下面照样笑成一片。小妖精一转念，连忙跳上舞台，擒贼先擒王嘛，捉笑也是一个道理。她紧紧追踪满台乱转的小丑，一路上举着魔杖噓噓噓猛吸。不一会儿，小丑脸上的笑不见了，上翘的嘴角耷拉了下来，眯眯笑的眼睛也瞪圆了。果然，台下的笑声也跟着低了下去，最后，连一丁点儿都听不见了。一脸怒容的小丑停下车子，气鼓鼓地瞪着小妖精，“谁要你来捣乱？快把笑容还给我！”

忙坏了的小妖精飞快地把最后一口笑气吹进胀鼓鼓的口袋，然后对小丑

说道：“亲爱的，这可是为你们好。”

一本正经今天的收获可真大，她背着沉甸甸的大口袋离开马戏场，心满意足地回家去了。

小妖精一本正经走在路上，并没有发觉身后有人在跟踪，她回到山洞里的家，卸下大口袋，就倒头大睡起来。

跟踪她的会是谁呢？正是那个气得要命的小丑，还有他在路上遇到并被说服一起行动的两个稻草人。等小妖精一睡着，三人就蹑手蹑脚钻进山洞，哇呀！他们一下呆住了，“老天！”两个稻草人惊叫起来，原来，洞中早已堆了无数只一模一样鼓鼓囊囊的大口袋。

可怎么才能找到自己的那两只呢？干脆把所有口袋都打开。

当他们刚解开第一只时，就从里面爆发出一阵笑声。结果，把小妖精给惊醒了。她打着喷嚏，手里挥舞着魔杖，喊道：“好啊！是你们在捣乱，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小丑和稻草人在这堆积如山的口袋中窜来跳去，顺手把口袋一只只解开。于是，那些不知被关了多久的各式各样的笑声滚滚而出。小妖精一本正经不一会儿就被这如山洪爆发的笑声，冲得无影无踪。

笑声渐渐四散，分头寻找着自己的主人。小丑回到了马戏团，稻草人又来到了稻田。至于小妖精，听说她从此以后元气大伤，躲进深山里修养去了。

三只小老鼠和一只大公鸡

刘保法

大公鸡是一只美丽善良、聪明能干的大公鸡。

有一年，他为自己盖了一栋漂亮的尖顶房，并且精心地装修布置了一番。他在温馨的卧房里添了张软软的席梦思床；客厅里么，铺上厚厚的绿地毯；卫生间里的浴缸是粉红色的；全套的高级电器家具，就像开商品展销会似地陈列在厨房间……他很开心：“这下好了，辛苦了半辈子，总算有了个安乐窝！”

晚上，大公鸡一吃过晚饭就躺到了床上，他真想美美地睡上一觉，尽情地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果实。可他万万没想到，从被窝里突然窜出来一只小黑鼠，张牙舞爪地向他提抗议：“你这个大强盗，为什么霸占我的床闯进我的房？！”

“什么？你的床你的房？！”大公鸡吃了一惊，莫名其妙得几乎要昏倒，“小黑鼠呀小黑鼠，你不要搞错，房子是我盖，软床是我买，你想霸占不应该！”

“对不对，就是我的房，就是我的床！”小黑鼠蛮横无理地躺在床上耍无赖，死活不肯起来。大公鸡没办法，只好把小黑鼠拉到猪法官那儿评理。

猪法官其实是个很糊涂的法官，但他自我感觉良好，常常摆出一副英明伟大的样子，说一不二，独断专行。这会儿，他眨巴着绿豆眼，听了双方的辩词，然后又看了看气红了眼的大公鸡，看了看装出可怜相的小黑鼠，马上下结论说：“我说大公鸡呀大公鸡，大家都说你很老实很善良，怎么现在也霸道起来了呢？！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么大一只公鸡，他这么小一只黑鼠，这么小的一只黑鼠怎么敢跟这么大的一只公鸡作对呢？我看呀，一定是你欺负他，想霸占他的房和床，是吗？！”

大公鸡急了，连连摇手说：“不是不是，房子确实是我盖，软床确实是我买，法官大人呀，你可一定要明察秋毫、主持公道！”

“好了好了，对你们这些捣蛋朋友实在没办法，”猪法官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就算小黑鼠有什么不对，你也有责任嘛。你是大公鸡，他是小黑鼠，大的应该让小的嘛，应该懂得宽容、善于引导，懂吗？……尖顶房里不是还有客厅吗？你可以睡到客厅里去嘛！”

大公鸡愣愣地看着猪法官，不知说啥才好。他不敢违抗法官，只得满肚子委曲地睡到了客厅里。突然，从客厅里又窜出一只龇牙咧嘴的小灰鼠：“大公鸡呀大公鸡，你真是个大坏蛋，为什么霸占我的客厅弄脏我的地毯？！”

“什么，这客厅又变成你小灰鼠的了？！”大公鸡气得浑身直发抖。

他们不得不又吵到猪法官那儿，猪法官又挥挥手说：“既然小灰鼠说客厅是他的，你就睡到厨房里去嘛！”

大公鸡当然不敢违抗猪法官，只得在厨房间为自己安了张小床。可是到了晚上，又有一只小白鼠来跟他捣蛋：“大公鸡呀你真坏，为什么在我的厨房间搭铺安床搞破坏？！”

“什么，这厨房间又变成你小白鼠的了？”大公鸡气得吐血了。

他们不得不再次吵到猪法官那儿，猪法官挥手说：“既然小白鼠说厨房是他的，你就睡到卫生间去嘛！”

大公鸡还是不敢违抗猪法官，只得拉块木板搁在浴缸上将就着睡。他四脚朝天地躺在木板上，累得懒得动。

唉，太累了，身体快支持不住了。他现在根本就谈不上什么享受席梦思床的舒适，他只想静静地不受任何干扰地闭上眼睛睡上一觉，好恢复一下体力。

“咚！”突然一声巨响，整个尖顶房就像发生地震似的动荡起来。大公鸡跑出卫生间一看，只见3只小老鼠在尖顶房里闹成一锅粥：小黑鼠乱唱乱跳大喊大叫，还把屎拉在席梦思床上；小灰鼠在厅里又是跺脚又是翻跟斗，还把吊灯砸碎，小白鼠摔碎厨房里的全部瓷盘饭碗，还把锅子当铜锣，敲个没完。最后，3只小老鼠又一齐冲进卫生间，拧开了所有的水龙头。水，差点淹没了尖顶房……

大公鸡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他拼着全力，把3只小老鼠拉到了猪法官那儿。可这一回，猪法官还没来得及挥挥手，就惊呆了。

原来，大公鸡已倒在公堂上死了！

猪法官抓着后脑勺直发愣，突然公堂上又起了新的风波——

小黑鼠尖叫着：“尖顶房是我的！”

小灰鼠尖叫着：“尖顶房是我的！”

小白鼠尖叫着：“尖顶房是我的！”

???!!!……

散文

沙趣

韩边

沙漠有着金子一般的颜色，可它单调而荒凉。毛乌素沙漠的南缘，风沙淹没了良田，吹枯了刚刚出土的幼苗，是人们很厌恶的东西。然而，在我的童年，屋后一座小沙丘给予我的温暖和情趣，让我永远不能淡忘。

在我们那里，谁家快要生孩子了，总要用条布袋装回一袋沙子，在铁锅里炒热，晾冷后再装回袋子里。孩子一出生，就躺在软绵绵的沙堆里。婴儿尿湿的衣服，往沙堆里一埋，用不了多久，就干了。小孩尿床哭闹，铺一层沙子，就又甜甜地入睡了。待到蹒跚学步时，大人们就把孩子放在沙丘上，跌倒了，连根汗毛也伤不着。孩子们都是在这座小沙丘上走出他们人生的第一步的。

我小时候，当然也是这样了。从我记事起，就整天和我的小伙伴缠儿泡在那座小沙丘里。旧历年过后，小沙丘一天比一天温热，孩子们对小沙丘一天比一天亲近。这时正是风季，有力的西北风，把小沙丘迎风的一面吹成一条圆滑的曲线，在背风的一面隆起一座陡降的沙坡。一场大风，小沙丘就是一个新模样，孩子们玩过的痕迹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天，小沙丘上忽然有了一条曲曲弯弯的花纹，睡了一个冬天的小虫子苏醒了。我立刻坐在暖暖的沙丘上，用双手使劲往下刨，想找到一条活的虫子。突然，我的手指触到了一丝软软的东西。噢，原来是棵嫩嫩的小草芽！我知道了，春天到了！从那天起，我开始伸长脖子巴望着燕子的到来。

我们这些农家孩子，从没见过一件玩具，更没去过儿童乐园。但这座干巴巴的小沙丘，却能挤出几滴甘甜的乳汁，滋润农家仔的幻想和智慧，让我们饱尝大自然的无穷乐趣。小沙丘上的游戏，很是特别。往坡顶上猛地一坐，受到冲力的沙流会一下子把你托到坡底，那感受要比滑铁皮滑梯舒服十倍。几个孩子一起在沙坡底刨沙，就会形成巨大的沙流，犹如黄色瀑布飞流直下。沙流越来越小，沙坡上出现了“沙洪”冲刷下的“千沟万壑”，那逼真细腻的形态，再好的艺术家也雕不出、画不出。

我们还常常用葫芦从家里装来水，按着心里的想象，小心翼翼地把水倒在沙面上，然后，慢慢地把周围的干沙去掉，这时，就出现了立体的小狗、小猪、小羊……有时没有水，我们就轮流着撒泡尿，“神笔”所到之处，或是一棵大树，或是一座房子，或是别的什么。就是什么也不像，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然后发出一阵毫无约束的满意的大笑声。

小沙丘有时也和我们开个玩笑，偷偷地把谁的鞋藏起来。我们呢，个个都成了火眼金睛的小侦察员，把玩过的地方通通地搜索一遍。小沙丘的脾气也不总是那么温和。三伏天，它会变成一只大火盆。你以为我们害怕了！我们偏要在小沙丘上做赤脚行走比赛。小沙丘还是一位不说话的启蒙老师，她默默地让我们懂得许多有用的知识。我们看小沙丘上小草的变化，知道小草发芽是春天，小草长高是夏天，小草结籽是秋天，小草枯黄是冬天。我们抓一把黄沙高高扬起，知道是什么风，能分辨东西南北……

那座小沙丘就是我的童年。奇怪的是，我和我要好的沙伙伴缠儿，长大后都上了大学，又都当了老师。然而，每逢相见，我们都要回忆幼时的情景，咀嚼一遍那座沙丘给予我们的多彩多姿的情趣。

红薯干

马江涛

小时候，我很瘦，黑细细的脖子顶着一颗硕大的脑袋。吃饭时，颤悠悠地端一个与我脑袋差不多大的海碗，很像书中的“小萝卜头”。饭通常是红薯丝红薯面红薯疙瘩红薯干，白面很少吃，只有在来客或过年时才舀上一瓢，擀上一顿面条，和上苞谷糝，丢进芝麻叶。我们姊妹几个一个个头不抬，扑噜扑噜直吃个满头大汗。

红薯干片一般是在8月间切的。农村的学校要放秋假的。刚过完暑假我们就屈指盼秋假了。其实我们这群毛孩早就讨厌破庙似的学校了，除了周围树上的很多鸟巢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东西了。在家里一大早喝过汤随大人来到房后，房后的地头就切了一大堆红薯片，我们的任务是将红薯片一个个摆开。切红薯片大人是千万不允许的。有一次我偷偷刚切了两个被妈妈发现了，很重地吃了个“栗子”，骂道：“鳖仔，不想要指头了。”我很委屈地走开，心里不服气地想，我也会呀。

房后的地刚犁过，黑黝黝的还散发着诱人的泥土清香呢。整块整块的土砭子是晒红薯片的好地方，砭子地也是要占的。晒片旺季，勤快的人家早早地用柴枝、芭笔缨扎成一个大圈。晒也要抢天气，我们姊妹们全被喊到地里，地里人很多，蹲着的、弯腰的边说边摆；也有挺起伸腰的，回头看看摆得那么整齐，劳动的幸福不觉溢于眉眼。其实摆也很容易，将撒在凹处的拿出来放到高处，再看是否朝阳。在平地或凹处只能使一面干，一面出毛。

摆完之后，我们几个小伙伴便趴在地上，顺手捏起红薯片用小刀雕着各种小动物，如猫呀狗呀看谁雕得像。一群伙伴中只有铁蛋雕的狗活龙活现，放在地上，前脚后撑，后腿前弓，龇牙咧嘴，一副干架的凶相。大家都很羡慕，老黑也想学，挖来剜去，划破了手不说，雕出来的成了四不像。大伙儿嘲笑他，刮他的鼻子。他却将铁蛋雕的狗尾巴一下子咬掉。“尾巴”在他口中被嚼得嚓嚓作响，把大伙儿全都逗笑了，一拥而上抬起他，一上一下抡他的屁股。他却杀猪般的嚎叫起来，周围被我们折腾得乱七八糟，末了免不了被大人骂两句，但大伙儿心里都很高兴。

大人最挂心的是红薯片快干的时候，这个节骨眼上最怕淋雨，一淋全发霉，连猪都不吃。从早到晚，爹和妈都在观天，一会儿说有雨，一会说天要大晴。在一个风清夜凉的晚上，有几片墨状的乌云遮住了月亮，爹妈顿时慌了，拉着我们来到房后。

昏黄的天有一丝晕亮，地里就人声窃窃。有提马灯的，也有打手电的，火光闪耀，在远处看仿佛是一群落地的星星或闪耀的“鬼火”呢。凉风从脖子裤腿里钻出来，慌张地将夹袄裹紧，手脚稍慢一点，妈妈又在那边骂了：“快点。像在摸鳖！”我们不敢争辩，不直腰地拾呀拾呀，手指甲里尽是土，两手指也被蹭得生疼，直到天吐鱼肚白色基本上才拾清。然而乌云尽散，晴日又返。人们一齐瘫坐在地，咒骂着这折腾人的天。

春上短粮时，妈妈才一天三顿给我们做红薯干饭。抓两把放在水中漂上半天，捞出来净了，丢进锅里，滚上两把火。盛在碗里，喷，那汤丝丝发甜，那干沙沙如栗。菜虽然是生萝卜丝调的，但我们吃起来却津津有味。

日月如梭，转眼我考上技校，今年放暑假回家，谈起红薯干，妈妈说那个时候吃红薯干只不过哄肚皮罢了，如今谁想吃呢？我说不一定，“白面吃腻了，弄点红薯干改善改善，岂不更好？”

霜夜的果子狸

郭凤

那些日子里，我们全家，爸爸妈妈、哥哥和我旅居在闽北一个小山村里。爸爸在乡政府里工作，常常到夜深以后才回家来。

有时，在吃早饭时，爸爸会把夜里遇见的有关野兽的情形告诉哥哥和我。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从乡政府到我们居住的小村，大约有4里路。那是从福建开往江西的山间公路。四面都是树林、梯田以及一些零散的村屋。这是一座高山，11月便开始下霜降雪。

一天夜里，爸爸和一位乡干部一起从乡政府里开会回来时，只见暗蓝的天上没一丝云，月光明朗地照耀着山野；山野里，到处凝着雪白的浓霜，寒气袭人。爸爸告诉我们，那天晚上，当他们走过公路边的一座晒谷场时，看见有一只小山兽躲藏在稻草垛里，两目发出炯炯的亮光，还发出打嚏般的鼻息。爸爸原以为是一只山猫躲在那里，不想理它。那位同行的乡干部却拉住爸爸，叫他停下看看，说：“是一只果子狸躲在那里……”

正当爸爸和那位乡干部停步在稻草垛附近时，那只小山兽——果子狸一下从稻草垛里冲出来，刷地向公路旁的梯田上跑过去，好像要迅速地躲进山林中去……

那位乡干部告诉我的爸爸，这果子狸是躲在稻草垛里取暖的。看它这会儿好像要溜到山林中去，可等到我们走过以后，它仍旧要溜回来的。

记得当时我急问爸爸：“它真的溜回来么？”

爸爸告诉我，他和那位乡干部向前走了百余步时，转回头一看，那只小山兽——果子狸当真又箭一般地转回来，冲到稻草垛里取暖去了。那果子狸身子比山猫长，尾巴也很长，脸上有两道白色的条纹，长得真漂亮。

在下霜的夜里，常有一些小山兽从山上跑到村里来。我当时还听说过，有一只小山鹿曾跑到我们邻居一家农民的灶间里，躲在灶门前取暖呢。

受罚史

秦文君

受惩罚是件屈辱的事。可在我们小队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本受罚史。

受罚受得最多的，是周鲁鲁。这家伙的爱好有两个，一是说鬼故事，二是说谎。第一个爱好使他在同学堆里很受欢迎，大家常围着他听他讲吊死鬼什么的。他说起鬼怪来绘声绘色，有时为了追求逼真的效果，他还带了许多道具来表演，比如咬一根红布条代表长舌头，或是带一根长毛绒做尾巴。但是，他的第二个爱好却让人受不了。

周鲁鲁常常说谎，五花八门，比如他说星期天晚上他要请所有同学参加他的生日聚会，可那天许多人真的去了，他家却是“铁将军”把门。第二天，许多同学要找他算帐，他笑嘻嘻地说，昨晚他忙着到郊区去捉鬼，弄得大家忘了一肚皮的火，听他把捉鬼的经历大大地吹了一通。本来，这能证实周鲁鲁是个十全十美的说谎大王，可偏偏他的记性不好，才隔一天，他就说出星期天晚上他跟父母去西餐店庆祝生日了。这下，触犯众怒，女生们骂他，男生们用扫荡腿对付他。

最糟糕的，是他在老师面前也说谎，比如功课没完成是因为照料患癌症的奶奶，其实，他奶奶死掉三年了，而且他多次向老师请假，说去开奶奶的追悼会。

老师的惩罚很简便，让他写检讨。周鲁鲁最发怵的就是这个，他的作文成绩一向是全班倒数第一。所以每次写检讨，他都愁眉苦脸，捶胸跺脚，不明真相的人都以为他为过失而追悔呢！

后来，周鲁鲁说谎的次数越来越少，不知是怕受罚写检讨还是真的意识到说谎使大家不再信任他。可是，从此他也不再热心地给大家说鬼故事了，大家催他，他就弹出眼珠说：“世上哪有鬼？你们别让我再说谎吹牛了。”

大家都说是两回事。可周鲁鲁不听。就这样，我们班少了个说谎大王，也少了个说鬼大王，就像好事来了，坏事也跟着来了。

在我们小队，受罚最少的是王小燕，因为她聪明乖巧，眼睛一转就是一个点子，而且成绩优秀，作业完成一流。所以，基本上是个完美的女孩。她的受罚是因为她喜欢传话，比如，告诉同学数学老师与常识老师有矛盾，又说某个同学的父亲受了贿被公安局捉了去。可是，虽然她在散布这些消息时很谨慎，再三让人别说出去，但是，那消息往往会传得班里人人皆知，最后传到班主任那里。而且，话经过传送，已经变得像谣言了。比如那两个老师，已不是一般的矛盾，而是被说成打过三次架，鼻子打出了血；至于那同学的家长，那就更可怕了，被传成已经被执行枪决了。

这类谣言，最后追来追去，根子都在小燕身上。其实她并没有夸大，说的都是事实，但老师就不喜欢她的新闻发布，所以也要罚她写检讨。

小燕不同于鲁鲁，她的受罚总能变成一件开心的事。就拿写检讨来说，她往往能妙笔生花，从没有词穷的窘迫，水平高超得可以当范文出版拿稿费。她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地写上一篇检讨，既让老师读后连连点头，又在文中“神不知鬼不觉”地为自己开脱过失。

但是，写检讨毕竟是一种受罚，王小燕后来想出了更妙的主意，只要老师刚有罚她的念头，没等开口，王小燕的“美尼尔”症就及时地发作了，不仅不需要写检讨，还能去卫生室休息一堂课，轻松一番。

大家都认为这是个抵抗惩罚的好办法，全想仿效。不料，出事了。因为

小燕关于她从没生过“美尼尔”症的新闻传到老师耳中，老师火了，让她写两份检讨，一是检讨乱传话，另一个是蒙骗老师。

写两份不同的检讨可是个苦差使！王小燕吃了这苦头，懒得再传话了，因为这常常让她倒楣。这样渐渐地，王小燕的受罚就成了过去的历史了。

直到现在，她都是个最不爱传话的人，也许是还记得小时候的受罚，也许是她找不到能听了她的话不再外传的人。

有这样一个男孩

陆星儿

每当和她谈起儿子，总能听出她话语中充满着爱意，有时她也对儿子有不满，说他贪玩、淘气，学习不用功，甚至太早地学会潇洒而对任何事都不争强好胜。可在另一方面，今年都13岁了，仍然喜欢在枕头下藏着小刀、小枪、变形金刚等玩具，每晚临睡之前总要自言自语地调遣他的这些兵力兵器，针锋相对地打上一仗，才算过瘾。可我又觉得她儿子每天都有变化。她给我讲了几件小事，我听了也觉颇有意思。

在路边

有一天傍晚，她和儿子散步，在朦胧的路灯下，他们看到一个卖竹篮的乡下人挑着一副担子迎面走来，担子两头挂着一串串大大小小编织得精巧艺术的篮子和篓子，在夜色中远远地看去十分吸引人。男孩马上叫起来：“这些篮子真好！”当他们与那个挑担人擦肩而过时，男孩子又忍不住地说：“妈妈，我们买一个吧！”挑担人一听到男孩的话便收住脚步并放下担子。篮子的样式很多，造型各异，还有用小圆环串联成一嘟噜的吊篮，挂在窗框两边别有风味。男孩子摸摸这个看看那个，他哪个都喜欢。挑担人耐心地看着男孩挑选，还不时地参谋几句。她站在一旁好像在自言自语地说：“这些篮子好看是好看，可家里零零碎碎的小摆饰够多的了，桌子上窗台上已经摆满……不买了吧！”男孩扫兴地离开那堆篮子，脚步姗姗，还一步一回头地流露出一不舍和遗憾。挑担人没有怨言，又挑起担子走了。当男孩再回头时，挑担人的背影在夜幕中已很模糊了。忽然，男孩感叹地说道：“那个卖篮子的人赚点钱真不容易啊，停下来让我们挑来挑去，结果一个也不买……”她理解儿子的心情，为他能设身处地地替别人着想而高兴，但她还是接了一句：“不能想买什么就买什么，随心所欲地花钱。虽然，那些小篮子并不贵，不过，该节约的就得节约。等你长大，你会明白，生活都是不容易的，你要学会认真做事，学会不怕苦不怕麻烦，才能对付不容易。”男孩认真地点点头，样子很诚恳，并用严肃的口气应一声：“妈妈，我懂！”

买玩具

她说，她经常做的一件事也是她最害怕做的事——带儿子逛玩具商店。可她的这个男孩，只要一挨近玩具柜台，就像条泥鳅在人隙中钻进钻出，恨不得钻进柜台里。他百看不厌，每次催他离开，嗓子都喊哑了，喊得火冒三丈，当众又拉又扯的，才不得不跟着走。有一阵，她发誓再也不带儿子进玩具店。后来，经不住男孩的央求，她心软了，就带他去徐家汇逛了一次玩具城。

可以想象，玩具多到可称谓“城”，那是一种怎样的壮观？男孩一踏进玩具城拱形的城门，犹如渔夫手里的小金鱼游进了大海，转眼就不见人影了，而等到再出现时，男孩便一个劲儿缠她：“妈妈，给我买这个！”“妈妈，我想买那个！”她拿起这个又瞧瞧那个，价钱都贵得烫手，便连连摇头，“这个一点不好玩！”“那个太没意思了！”男孩见她毫无掏钱的意思，气得眼泪汪汪，赖在一个货架旁不走了。过了一会儿，他竟委屈得放声大哭起来，引起许多人围观，并纷纷同情地说：“孩子哭成这样，就给他买吧！”“现在挣钱，还不是为孩子！”围观、指责使她恼羞成怒地甩下男孩自顾自地走了。男孩哭着紧紧地追赶，她不理他；等他哭停，她也才渐渐地息了怒气。这时，男孩自言自语地说：“妈妈，我们如果是百万富翁，就能喜欢什么就

买什么了吧？！”她一时哑口，这该如何向一个孩子讲清楚“穷人、富人”这个几乎包罗了整个世界和历史的大问题呢？她不免忧心忡忡地想：一个13岁的男孩已经在羡慕“百万富翁”了……她站在男孩面前，对男孩说：“这样吧，你想买那么多玩具，我给你找一个百万富翁的妈妈吧！”

“我不要！”男孩梗直着脖子回答。

“为什么？”她抱住男孩的肩，口气缓和了，“告诉妈妈为什么？”

“你虽然没有钱，但你是医生，能给人家看病，你让我感到自豪！”男孩低头说。

她怔住了，心怦怦地跳起来，她几乎想立即把口袋里的钱统统地摸出来，给儿子去买玩具。

小松鼠

天黑了，还不见儿子回家，她等在家里坐立不安就出门去迎。刚拐过路角，远远地见男孩低头走来，拖着脚步，恹恹地，她猜想，他一定累极了……她赶紧跑过去帮他解下书包又摸他额头：“不舒服？”男孩摇摇头并用黯然的目光看她一眼，才有气无力地说：“妈妈，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小松鼠死了！”她一听心里却暗自一轻松。他们家不大，又没阳台，可他偏要养个松鼠，虽有笼子囚它，可每天总得清扫，仍难免有气味。所以，她多次怂恿男孩把小松鼠交给班里同学轮流喂养。这样，一举两得，方便了她，也满足了男孩和其他孩子。没想到小松鼠并不适应集体生活，放到学校没几个星期就死了……

回家的一路上，男孩还是低头不语。到家，她洗了一个他最爱吃的黄桃递给他。男孩不接却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小松鼠也最爱吃黄桃的……我没有小松鼠就没有伙伴了……妈妈，小松鼠怎么会死的？它死了会怎么样？”她捏着桃子愣在儿子面前，一句话也回答不出，也不知该如何劝慰他。她没有想到，他对小松鼠有那样深的感情，小松鼠死了他会哭得这般伤心。看他抽泣着趴在沙发上很难过很难过的样子，她自觉惭愧：如果小松鼠一直养在家里，一定还鲜蹦活跳的。可男孩没怨她……她蹲下，扳过儿子的头，安慰说：“别哭了，妈妈明天去给你再买一只。”男孩涕泪交加地摇头说：“我不要了！我不要了！”她不理解，“为什么？”她替儿子擦泪，再三保证，“明天一定去买！”可孩子仍哭着说：“妈妈，真的不要买了，买回来，小松鼠还会死的，我不愿意看她们死！”

她一把搂紧了男孩，眼泪刷地滚了下来。

杨子小姑娘

陈村

有个女孩大名叫杨子，小名天天，属的是老虎。天天今年8岁了，秋天开始上小学三年级。

天天好容易读完两年书，已经用到第四个书包了。至于橡皮之类的东西，大概消耗几斤了吧。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个非常热爱学习的孩子，要是她的父亲偷了懒，不检查她的功课，她一定也跟着偷懒。她有一个非常负责的陶老师，常常要指着空白的本子问问她。她只好支支吾吾地说一些没做的理由。功课其实是赖不掉的，最终还是要补起来，另外添上家长和老师的责备。

学生最难过的日子也就是考试。她的父亲平日不怎么管她，考试前却积极起来。她实在是不笨的，只要小小地用上一点功，成绩就会立竿见影地好上去。当然，也不会好到100分。她总要忘记一点，弄错一点。家长许诺的考到多少分得什么奖励，她通常只拿到那个最低的。和所有的孩子一样，要是考好了，她报成绩的声音很大，成绩不好，声音也就低了下去。

天天做功课的姿势很特别。她的眼睛往往离书本在两三寸的距离。她的手指紧靠着铅笔头。她的腿架得很高，身体东倒西歪。父亲每天在家，他一声吆喝，可以好上一两分钟，随后一切如旧。姿势这么优美，当然是近视眼了，小小年纪竟配过三副眼镜，但戴眼镜加起来的时间也不到24小时。碰到看不清的时候，眼睛一眯就过去了。她写字像画画一样，笔顺是跳跃的。她写的6和0往往连自己都不能区别。她往往排了竖式忘了横式，做应用题忘了答。最伟大的一次，在考试时，将那些大题目统统不做就将考卷交了上去。在家做作业时先要吃点东西，要找个借口走来走去。要是按她的心思，是很想做功课时看看电视的。无奈父亲对此决不通融，她只好死了心。但是也没全死心，听到外面传来动画片的声，她顿时支起大耳朵，随后会感慨一番。她会抗议：“你们迫害8岁儿童！”

如果要求不严格的话，天天可以说会打电脑。用电脑给幼儿园的老师打过一封信。可是她不求上进，早先在幼儿园里就学会打字，到现在，指法反而不对了，往往拿一根手指头在键盘上乱点。更多的时候，天天是用电脑玩游戏，聪明到一学就会。她爱玩的是那种动一点点小脑筋的游戏，譬如《大富翁》一类的。她叫游戏中的人物去买许多股票，于是他们周转不灵，最终统统倒闭。看到他们倒闭她就特别高兴。后来，她的父亲买来一些学习的软件，让她在电脑上做算术，回答成语。做对电脑会夸她奖励她，做错了房子烧了或炸弹爆炸。她对这样的学习更感兴趣。

天天有一架钢琴，但没有老师教过她。每年都说要学，每年都没学，不知以后还能不能找到学琴的时间。每天下午放学回家就做功课，吃晚饭时看动画片。晚饭以后，是她一天中最好的时光。通常和父亲下五子棋或玩飞镖，有时也去看一场电影。父亲要是兴致好，会编个故事讲给她听。她要是兴致好，会和父亲一起编一个好玩的故事，你一句我一句的，编到要紧的地方，她会抢着说好几句。好时光总是太短了。父亲有时磨磨蹭蹭的，她就很着急，因为8点一到就要跟保姆去睡觉了。天天其实并不愿意和大人玩，只是没有孩子，将就罢了。游戏的时候一律平等，谁输了是要刮鼻子的。天天刮鼻子手艺很高，能刮出许多花样。

天天天性好客。要是家里有客人，特别是熟悉的客人，她就很高兴。她非常欢迎小朋友的到来，也欢迎比她大一些但是别太大的大朋友。比如她很

欢迎一个属猴的阿姨，她属老虎，于是兴高采烈地要吃人，说是吃小猴子。她将别人的手臂抓到嘴边，牙齿一动一动的，但是并不真的啃。家里一个大人属牛，另一个属马，她无师自通地说他们是牛头不对马嘴。大人则说是为她当牛做马。她常常更愿意回到小时候，她不喜欢和人们竞争。

天天是这个家的中心。有天天，家里才请保姆，有天天，她的父亲才有这样的生活方式。在天天很小的时候，她的父母就分手了。天天跟爸爸，跟一个爱她的父亲也爱她的阿姨一起生活。阿姨常带她去逛商场，给她买些吃的和穿的，她也会想到留一块蟹给阿姨吃。这个阿姨爱照镜子，天天就叫她妖怪。天天和爸爸很要好，不许别人说他父亲的坏话，她希望家里没有保姆，这样父亲就会接她上学陪她睡觉了。她的母亲星期六来领她，她也高高兴兴的。来来去去，她似乎喜欢这种有两个家爱她的安排。可是，有一次在火车上，有人顺口问起你妈妈呢，她低着头说，我爸爸和妈妈不住在一起的。这时她的父亲意识到孩子还是有感觉的。

暑假是天天最开心的日子。爸爸愿意带天天去旅行。第一年到了北京和北戴河，第二年和爸爸加上妖怪阿姨到了养马岛和青岛。回来后妈妈带她到无锡。在外地，天天除了喜欢饮料就喜欢大海了，对皇帝住过的地方并不特别感兴趣。在崂山，她从救生圈跌进水里，被一个叔叔捞起来，她没哭，逢人就说自己翻船了。

天天从小爱钱，但她没机会花钱。一天，父亲想起来，天天长到8岁，还没有吃过河蟹，就咬咬牙去买来。天天吃得津津有味，连声说太好吃了。她问父亲，她还有多少压岁钱，要把它拿出来请一家人吃螃蟹，她对爸爸说，“要是不够，你再贴一点好吗？”

天天患有哮喘病，发作时要叫救命的。医生也没什么好办法。在今年的妇女节，一个热水瓶在她手里爆炸，一瓶刚烧开水将她的左脚严重烫伤了。天天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非常负责的张医生和龚医生成了她的好朋友，但她每逢治疗必定大喊大叫，甚至留下了怕受伤害的心理阴影。伤口终于痊愈了，但脚上留下了疤痕。她的父亲每次给她洗脚，都深深地觉得非常对不起她。

天天已经懂得要好看了，她用袜子将疤痕遮住。她热爱花边和鲜亮的颜色，每天要为穿什么衣服去上学而操心。她常拒绝大人派给她的食物和衣服。她已经有了减肥的意识，拒绝吃某些食物，说是要胖的。要是在她脸上涂点口红或胭脂，她会非常高兴，连忙要照镜子。那个属猴的阿姨说好了，等她到16岁，要送她一套外国的名牌化妆品。她对此念念不忘，希望自己快点儿到16岁。

要是到了16岁，杨家有女初长成，天天怀念自己8岁的时候吗？

童年笨事

赵丽宏

如果回想一下，每个人儿时都会做过一些笨事，这并不奇怪，因为儿时幼稚，常常把幻想当成真实。做笨事并不一定是笨人，聪明人和笨人的区别在于：聪明人做了笨事之后会改，并且从中悟出一些道理，而笨人则屡错屡做，永远笨头笨脑地错下去。

我小时候笨事也做得不少，现在想起来还会忍不住发笑。

追“屁”

五六岁的时候，我有个奇怪的嗜好：喜欢闻汽油的气味。我认为世界上最好闻的味道就是汽油味，比那种绿颜色的明星牌花露水味道要美妙得多。而汽油味中，我最喜欢闻汽车排出的废气。于是跟大人走在马路上，我总是拼命用鼻子吸气，有汽车开过，鼻子里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有一次跟哥哥出去，他发现我不停地用鼻子吸气，便问：“你在做什么？”我回答：“我在追汽车放出来的气。”哥哥大笑道：“这是汽车在放屁呀，你追屁干嘛？”哥哥和我一起马路边前俯后仰地大笑了好一阵。

笑归笑，可我的怪嗜好依旧未变，还是爱闻汽车排出来的气。因为做这件事很方便，走在马路上，你只要用鼻子使劲吸气便可以。后来我觉得空气中那汽油味太淡，而且稍纵即逝，闻起来总不过瘾，于是总想什么时候过瘾一下。终于想出办法来。

一次，一辆摩托车停在我家弄堂口。摩托车尾部有一根粗粗的排气管，机器发动时会喷出又黑又浓的油气，我想，如果离那排气管近一点，一定可以闻得很过瘾。我很耐心地在弄堂口等着，过了一会儿，摩托车的主人来了，等他坐到摩托车上，准备发动时，我动作敏捷地趴到地上，将鼻子凑近排气管的出口处等着。摩托车的主人当然没有发现身后有个小孩在地上趴着，只见他的脚用力踩动了几下，摩托车呼啸着箭一般窜出去。而我呢，趴在路边几乎昏倒。

那瞬间的感觉，我永远不会忘记——随着那机器的发动声轰然而起，一团黑色的烟雾扑面而来，把我整个儿包裹起来。根本没有什么美妙的气味，只有一股刺鼻的、几乎使人窒息的怪味从我的眼睛、鼻孔和嘴巴里钻进来，钻进我的脑子，钻进我的五脏六腑。我又是流泪，又是咳嗽，只感到头晕眼花、天昏地黑，恨不得把肚皮里的一切东西都呕出来……天哪，这难道就是我曾迷恋过的汽油味儿！等我趴在地上缓过一口气来时，只见好几个人围在我身边看着我发笑，好像在看一个逗人发乐的小丑。原来，猛烈喷出的油气把我的脸熏得一片乌黑，我的模样狼狈而又滑稽……

从此以后，我开始讨厌汽油味，并且逐渐懂得，任何事情，做得过分以后，便会变得荒唐，变得令人难以忍受。

囚蚁

童年时曾经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可以由人来饲养，而且所有的动物都可以从小养到大，就像人一样，摇篮里不满一尺长的小小婴儿总能长成顶天立地的大巨人，连蚂蚁也不例外。在歌子里唱过“小蚂蚁，爱劳动，一天到晚忙做工”，所以对地上的蚂蚁特别有好感，常常趴在墙角或者路边仔细观察她们的活动，看她们排着队运食物、搬家，和比她们大无数倍的爬虫和飞虫们作战……大约是在5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和妹妹忽发奇想：为什么不能把蚂蚁们放到玻璃瓶里养起来呢？像养小鸡小鸭那样养她们，给她们吃，

给她们喝，她们一定会长大，长得比蟋蟀和蝈蝈们还要大。

这件事情并不复杂。找一个有盖子的玻璃药瓶，然后将蚂蚁捉到瓶子里，我们一共捉了 15 只蚂蚁，再旋紧瓶盖。这样，这 15 只蚂蚁便有了一个透明整洁的新家。我和妹妹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蚂蚁们在瓶里的动静，只见她们不停地摇着头顶的两根触须，急急忙忙地在瓶子里上下来回地走动，似乎在寻找什么。我想她们大概是饿了，便旋开瓶盖投进一些饭粒，可她们却毫无兴趣，依然惊惶不安地在瓶里奔跑。她们肯定在用她们的语言大声喊叫，可惜我听不见……第二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玻璃瓶里的蚂蚁。只见那 15 只蚂蚁横七竖八躺在瓶底下，安安静静地一动也不动，她们全都死了。我和妹妹伤心了好一阵，想了半天，得出结论：是因为药瓶里不透气，蚂蚁们是闷死的（现在想起来，更可能是瓶里药味使小蚂蚁们送了命）。

原因既已找到，新的办法便随之而来。我找来一只火柴盒子，准备为蚂蚁们做一个新居。怕她们再闷死，我命令妹妹用大头针在火柴壳上扎出一些小洞眼，作为透气孔。当时已是深秋，天气有些冷，于是妹妹又有新的担忧：“火柴盒里很冷，小蚂蚁要冻死的！”对，想办法吧。在妹妹的眼里，我这个比她大一岁的哥哥是无所不能的。我果然想出办法来：从保暖用的草饭窝里抽出几根稻草，用剪刀将稻草剪碎后装到火柴盒里，这样，我们的蚂蚁客人就有了一个又透气又暖和的新窝了。我和妹妹又抓来一些蚂蚁关进火柴盒里，还放进一些饼干屑，我们相信蚂蚁们会喜欢这个新家。遗憾的是不能像玻璃瓶一样在外面可以观察她们了。但可以用耳朵来听，把火柴盒贴在耳朵上，可以听见她们的脚步声。这些声音极其轻微，必须在夜深人静时听，而且要平心静气地听。在这若有若无的微响中，我曾经有过不少奇妙的遐想，我仿佛已看见那些快乐的小蚂蚁正在长大，她们长出了美丽的翅膀，像一群威风凛凛的大蟋蟀……

然而我们的试验还是没有成功。不到两天时间，火柴盒里的蚂蚁们全都逃得无影无踪。我也终于明白，蚂蚁们是不愿意被关起来的，她们宁可在墙角、路边和野地里辛辛苦苦地忙碌搏斗，也不愿意在人们为她们设置的安乐窝里享福。对她们来说，没有什么比自由的生活更为可贵。

跳河

在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我爬上了苏州河大桥的水泥桥栏。我站得那么高，湍急的河水在我脚下七八米的地方奔流。我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准备往下跳，然而脚却有点儿发抖……

背后有人在小声议论——

“喔，这么高，比跳水他的跳台还高！这孩子敢跳？”

“胆子还真不小！”

“瞧，他有些害怕了。”

“……”

议论声无一遗漏，都传进了我的耳朵。于是我闭上了眼睛，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还是读初中一年级时的事情。放暑假的时候，我常常和弄堂里的一批小伙伴一起下黄浦江或者苏州河游泳。有一天，看见几个身材健美的小伙子站在苏州河桥栏上轮流跳水，跳得又潇洒又优美，使人惊叹又使人羡慕。我突然也想试一试，他们能跳，我为什么不能呢。小伙伴们知道我的想法后，都表示怀疑，他们不相信我有这样的胆量。我急了，赌咒发誓道：“你们看

好，我不跳不姓赵！”看我这么认真，有几个和我特别要好的孩子也为我担心了，他们说：“好了，我们相信你敢跳了。你可千万别真的去跳！”“假如‘吃大板’，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吃大板”，指从高空落水时身体和水面平行接触，极危险。）可是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拦我的决心。我爬上桥栏时，小伙伴们都为我捏一把汗，有几个甚至不敢看，躲得远远的……

然而当我站到高高的桥栏上之后，却真的害怕起来，尤其是低头看桥下的流水时，只觉得头晕目眩。在这之前，我从未在超过一米以上的高度跳下水，现在一下子要从七八米高的地方跳入水中，而且没有任何准备和训练，真是有点冒险。如果“插蜡烛”，保持直立的姿势跳下去，危险性要小些，但肯定会被人取笑。头先落水呢，一点把握也没有……我犹豫了几秒钟。在听到背后围观者的议论时，我一下子鼓起勇气：头先落水！

我眼睛一闭，跳了下去。但结果非常糟糕，因为太紧张，落水时身体蜷曲着，背部被水面又狠又闷地拍了一下，几乎失去知觉。挣扎着游上岸时，发现背脊上红红的一大片。不过，这极不潇洒的一跳，却使我懂得了怎样才能使身体保持平衡。

“这一跳不行，我重跳。”当小伙伴们拥上来时，我喘着气宣布了我的决定。不管他们怎样劝阻，我还是重新爬上了桥栏。我又跳了两次。尽管我看不见自己落水时的姿势，但从伙伴们的赞叹和围观者的目光来看，后两次跳水我是成功了。

我的父母和学校的老师从来不知道我曾到江河里游泳，更不知道我还敢从桥头往河里跳。他们也许不会相信，这样一个经常埋头在书中的文质彬彬的好学生，竟然会做出这种只有顽童才会去干的冒险行动。然而我确实这样干了，干得比顽童还要大胆。

为逞一时之强而去冒这样的险，似乎有点蠢，有点不值得，但我因此而树立了这样的信念：凡是我想要做的，我一定能够做到。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信条越来越明确。尽管以后我也不断地有过失败和挫折，但我从没有轻易放弃过自己所追寻的理想和目标。

诗歌

十岁，我长大
圣野

十岁
我们站在
人生的起跑线上
告别了
爱爬爱哭的幼稚时代
成为一支
向大哥哥、大姐姐们看齐的
后备军

十岁
我们站立得
像一支小青竹
一样的昂挺
每天背着书包
披着晨光上学校

我们十岁了
自己会起床
动作又快又利索
马上穿好了衣裳

从现在起
我们不再向爸爸妈妈
讨糖果吃了
我们向爸爸妈妈
自豪地宣称
我现在是一个
很懂事的
小学生
我们告别了
跟爸爸妈妈耍赖皮的昨天
一脚跨进了
像一个小男子汉的今天

我们的手上
抱着地球仪
在地球仪上
我们第一次找到了
我们亲爱的祖国

我们的胸前
飘扬着鲜艳的红领巾我们是一群

二十一世纪的新哪吒
我们要踩着
时代的风火轮
跟着神话一般的新岁月
飞速地前进

我们年纪小
志气可不小
有的在梦里排好队
排在谢军姐姐的后面
想当十年后的
国际象棋世界冠军
有的给巴金爷爷写了信
说要做作家爷爷的好后代
写出新的《家》《春》《秋》
去歌颂比重话更加美好的
祖国的明天
而有的却想拿起枪杆子
去看好祖国改革开放的大门
有的要向科学
要蔬菜要粮食要棉花
去绣出我们地球的春天

啊啊啊啊
在学校兴趣小组的活动课上
我们脸蛋儿红喷喷
向老师畅谈了自己的志愿
一只只要求发言的小手
是一支支熊熊燃烧的火炬
那是我们的希望在燃烧
那是我们的理想在燃烧

啊我们十岁了
我们是一群
旋转乾坤的
新世纪的小主人
我们掌握着
未来祖国的命运
我们认真地捧读着
金光闪闪的
《上下五千年》
要续写一部
如何走向共产主义的
伟大的真经……

哪吒是神话小说《封神演义》里的小英雄，手上拿着乾坤圈，脚下踩着风火轮。

《家》《春》《秋》都是巴金写的代表作品。

有个孩子，到新加坡旅游

(组诗)

蓝星

飞向明珠

机舱，教室般宽敞明亮，
电视机，像小黑板挂在前方。
屏幕上飞行指示箭头，
指向一片蓝色的海洋。

飞机终于徐徐下降，
飘向天海交融的绿洲，
我的心情无比激动，
到了，到了，我向往的亚洲明珠。

大花园

也许是设计者们特别偏爱，
绿色是这座城市的基调：
几乎看不到黑的石头黄的土，
坡地上铺着绿色的草被，
街旁路边绿树成行，
芬芳奇丽的花卉到处开放，
整个城市是一座大花园。
难怪鸟儿们可以在你身边，
慢悠悠地走来走去。

不需翻译

无论在大街小巷，
无论在宾馆商场，
无论是大人小孩，
只要你说出一句华语，
对方必然用华语相对，
虽然彼此发音都不十分标准，
听起来却格外亲切有趣。
原来他们的祖辈都来自中国，
人人会说华、英两种语言，
来到这个国家，别愁没有翻译。

龙的传人

龙是这里最显眼的标志，
大的龙小的龙各式各样的的龙，
有木雕有石刻有泥塑……
不是盘踞于庭院，
就是高悬在空中。
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象征。
在这里繁衍生根，
大家都有一個骄傲的称呼：
——龙的传人。

玩蛇少年

黑油油的肌肤在阳光下闪亮，
少年玩着又粗又黑的大蟒，
他把温顺的蟒递到人们面前，
只要随便给一点零钞，
便可以蛇为伴照一张像。
我实在没有勇气接过蟒蛇，
却忍不住摸了摸蛇的尾巴，
感觉不错，冰凉冰凉。
我把小钞递给少年，
他摇摇头朝我一笑。

美妙的声音

金波

下雪的声音

下雪的天气很安静，
我在静静地倾听。
啊，我听见了，听见了，
听见了下雪的声音。
是什么样的声音？
像小鸟飞？微风吹？
噢，不对，不对，
那声音真美！

下雪的声音像一首歌，
在我心中回响；
还有一幅图画，
在我梦中闪亮。
我听见雪花引领着春天来了，
她的身后是春天的鸟语花香。

春天的声音

屋顶上的积雪融化了，
发出丁丁冬冬的声响，
每一滴水里都有音乐，
每一滴水里都有阳光。

树林里的微风吹来了，
发出沙沙沙沙的声响，
每一片叶子都是生命，
每一片叶子都是芬芳。

山野里的小溪跑出来了，
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
每一朵浪花都是童话，
每一朵浪花都是向往。

春天的声音啊，
是音乐的阳光，
是生命的芬芳，
是童话的向往。

我属猪！
任溶溶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
完全不由自己决定。
我生下来就得姓任，
也不姓李，
也不姓陈。

要是姓赵那该多棒，
赵子龙是我的偶像。

我生下来就是男孩，
漂亮裙子
只好“拜拜”。

只要将来不当演员，
也不会把脸当画板。

我最担心人家问我：
“喂，小朋友，
你属什么？”

我生下来，实在抱歉，
正好赶上是个猪年。

猪年出生只好属猪，
这也由不得我作主。

早生一年就属狗，
狗惹人爱，还有人搂。

晚生一年我就属鼠，
老鼠至少不傻乎乎。

猪，提到猪嘛自然想起
猪八戒这老伙计。

猪八戒可不怎么样，
又懒又馋，又傻又胖。

我偶然睡一个懒觉，
“猪嘛，难怪。”爸爸说道。

我吃了妈妈那份蛋糕，

“ 难怪，猪嘛。” 妈妈笑笑。

他们也不动动脑筋，
我生来做猪从小已定。

我有一次调查研究，
从我那些同学着手。

忽然我有一大发现，
想想实在觉得好玩：

“ 猴子 ” 中竟然也有出奇地肥胖，
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 马 ” 也有娇贵小姐，
不但不跑，还挺忸怩。

“ 羊 ” 是一位游泳健将，
入水就像青蛙一样。

“ 老虎 ” 甚至胆小，
不如 “ 兔子 ” 胆大，
“ 老虎 ” 见了 “ 兔子 ” 就怕。

很好很好，我就决定
我这猪要与众不同：

做只身体细长、用功读书、
不脏不馋的漂亮小猪！

小月亮学英语
唐奇

小月亮上夜校，
学英语，
常缺席
雨天缺席，
云天缺席
雾天也缺席……
学了一年英语，
只学会写三个字母——O、D、C。

其他

小狗学本领（童话广播剧）

皮朝晖

音乐起。

小山村的清晨。百鸟争鸣，母鸡、猫、牛的叫声混杂在一起。“汪汪”的狗叫声时断时续，愈来愈近，愈来愈清晰。

男孩 小狗，回去！我要上学去了，你知道吗？

小狗 汪！

男孩 我们老师说，从小学好本领，长大为祖国效劳。小狗，你也要学点本领，不能天天玩，知道吗？

小狗 汪！汪！

男孩 知道就回去，再见吧，小狗！

小狗 （小狗点头）汪汪！

[男孩哼着歌下，歌声渐远。]

小狗 小主人说得对，我是应该学点本领，做一只出息的狗！汪汪，太好了！那么，学什么本领呢？

母鸡 咯咯……小狗，又在缠小主人啊？

小狗 哦，没有。鸡大婶，我在想问题呢！

母鸡 噢，小狗会想问题啦！

小狗 小主人要我学点本领，我在想学什么本领好呢？哎呀！有了，鸡大婶，您教我生蛋吧！

母鸡 咯咯……不行不行，狗生蛋，我可从没听说过。

小狗 那我学什么呢？

母鸡 你跟猫一样有爪子，有尾巴，有牙齿，学捉老鼠准行！

小狗 捉老鼠？倒也是。

母鸡 你准能学会，捉老鼠也是一门好本领，主人很喜欢的。

小狗 我马上去找猫大哥。

[猫在睡大觉，“呼噜……”鼾声起伏。]

小狗 猫大哥上晚班辛苦了，我不能吵醒他，就等一会儿吧！

猫 呵——（伸腰打呵欠）

小狗 猫大哥，您醒了？

猫 谁呀？噢，是小狗，有事吗？

小狗 猫大哥，我要拜您为师，学会捉老鼠。

猫 行，捉老鼠很容易，包你一学就会。而且，经常有老鼠肉吃。

小狗 我不吃老鼠。

猫 不吃老鼠那你学捉老鼠干什么？

小狗 我是想学一门本领。

猫 容易得很，我马上教你。

小狗 谢谢猫大哥。

猫 先学爬树，捉老鼠是经常要爬树的。这棵树不高，你看我爬一次。记住，爪子抓牢树皮，像走路一样就上去了。

小狗 猫大哥，您爬得真快！真棒！

猫 你试试。

小狗 我？我不行。

猫 试试，很容易。

小狗 哎哟，爬不上去……

猫 唉，你真笨。

小狗 我……

猫 这样吧，爬树不学了。今后你只抓地上的老鼠，树上的我来，不用你抓。

小狗 只好这样了。

猫 捉地上的老鼠要记住：脚步儿要轻，不能惊动老鼠，看准了就猛扑上去……跟我做几次。

[猫教，做示范。狗学，“腾腾腾”地响得厉害。]

小狗 是这样做的吗？

猫 你扑的动作还勉强可以，就是走路脚步声太响，老鼠早被你吓跑了，扑过去还有什么用？

小狗 这……那怎么办呢？

猫 唉，干脆想个办法……对了，用布条把你的四只脚包起来试试！

小狗 真是好办法，我立即试一下。

猫 包好了？再走走。

小狗 怎么样？

猫 脚步声轻多了，可以！晚上实习，抓老鼠！

小狗 好！

[宁静的夜晚。偶尔有一两声蟋蟀的叫声。猫和小狗守在床底下，小狗喘着粗气。]

小狗等了半天了，怎么还不见老鼠的影子？

猫 别出声！

小狗 我支持不住了，（打呵欠）眼皮儿直打架。

猫 嘘！听见没有？

小狗 什么呀？

猫 轻点！

[老鼠“吱吱”的叫声。]

小狗 在哪里？

猫 看！

小狗 什么呀？我看不见。

猫 轻点！出来两只了！

小狗 我看见两个影子了！

猫 轻轻地走过去，然后猛一扑，记住了！

小狗 是！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接着，传来了“哗啦”桌上什么东西摔碎的声音，小狗摔昏了。猫“喵”地叫了一声，扑过去咬死老鼠。主人起来了，点亮灯。]

男孩 是小狗啊，你想抓老鼠？多管闲事！瞧你把东西都摔坏了！快出去！

小狗 汪，汪……

猫 吃一只老鼠吧？

小狗 不。

猫 别太伤心，也许，是我把捉老鼠看得太容易了。你好像不适于捉

老鼠。

小狗 我什么都干不好……

猫 你的身子太大，捉老鼠不行，学耕田准行！

小狗 是吗？

猫 你准行，试试吧！

小狗 我也觉得自己很有力气，明天就去跟牛伯伯学耕田。

[暗转。又是早晨。传来鸡、猫、牛混杂于一起的叫声。]

牛 “哞——” 天气真好，早晨得多干点活儿。

小狗 牛伯伯，等等，我找您有事。

牛 小狗，什么事啊？

小狗 我想学一门本领，可是，跟母鸡学生蛋没有学会，跟猫学捉老鼠也没学会，所以，我打算跟您学耕田，因为我有力气。

牛 哈哈，小狗，你要是能拉动这把犁，我就教你。

小狗 让我试试。（学拉犁）嗨，嗨，嗨……（拼命使劲，却丝毫不动）怎么一点也拉不动呢？

牛 你的力气太小了，耕田是不行的……

小狗 那……我真是什么也干不了吗？

牛 你不是会叫“汪汪汪”吗？

小狗 这又有什么用呢？又不是“咯咯旦”、“喵喵喵”。

牛 你可以帮主人看家呀！贼来了就叫，野兽来了也叫，不正是为主人效劳吗？

小狗 是呀！我怎么没想到呢？我以后就当一只守门狗，帮主人看家，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这工作除了我，还真是没有谁能干好呢！汪汪！汪汪……

牛 小狗，我建议你就练好这门看家的本领吧！

小狗 谢谢牛伯伯指教。我马上开始工作，争取当一只称职的守门狗！（小狗下。）

[音乐，传来小狗的叫声，然后它衔着男孩的书包上。]

男孩（抱着足球上）哟，小狗！我只顾在草坪上踢球，赢了个 2:0，漂亮极了！可把书包忘记背回来了。多亏你帮我带了回来。你还真行！真的学到了本领。

[母鸡、猫、牛叫着不同的声音上。]

牛 慢！我还得考考你。我老牛、猫、母鸡，加起来你有几位朋友？

小狗 汪！汪！汪！

众 哈哈！这回，小狗有真本领了，可以到杂技团当演员去了。

编者的话：哪个小孩不爱玩？没有。每个小孩子都爱玩。所有的大人，都是从小一路玩过来的。

不信，就问问你爸爸，问问你妈妈。

可是，现在的许多大人忘了自己小时候是怎么一回事了。他们不让小孩玩，成天的学钢琴，学电子琴，学外语，学图画……要不，就把小孩锁在屋子里让他死啃书本。

于是，就有了像兰凡一样的悲剧。

我们应该记住《兰凡之死》这个故事。

我们所有的人，大人和小孩，都应该好好想一想，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为什么会发生？

兰凡之死（报告文学）

城子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真实得就像昨天刚刚发生。尽管兰凡已不会看到这篇关于她的故事；尽管故事中女孩的真名不叫兰凡……

至少从小学一年级以后，兰凡就感到一种威胁，一种玩的权利将被剥夺的威胁。整天总是学习、弹琴、作业，一点都没有意思。放学后，刚刚在楼下玩了几分钟，妈妈就喊：

“凡凡，快回来该做作业了！”不论你怎么正在兴头上，也得一步一回头地回家去。不然，妈妈一发火，那可就大事不妙啦，保准半个月都不让你下楼来玩。

但是，兰凡还是从心里爱玩。

兰凡爱玩爬云梯、跳皮筋，二年级时，她又迷上了跳绳。两手握住绳子的两端，可以一口气从操场这头跳到那头。大家都跳不过她。兰凡心里别提多得意了。可老师来找她了。

“看看你的作业，看看你的数学测验，80分还不到，这怎么能行？太贪玩了，你这孩子……”

其实，兰凡心里很喜欢这位梳辫子的苗老师的，可苗老师却说她太野了，学习也不知道用功。记得不久前的一次周末大扫除，几个女孩站凳子上怎么也擦不到教室窗户最上面的玻璃。兰凡接过抹布就上了窗台，擦完里面又擦外面。苗教师一看吓坏了，她赶忙把兰凡扶下来：“这样的活儿你这个小女孩怎么能干？尽逞能！”兰凡不明白老师为什么发这么大火？

北方的9月，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学校将在国庆节前举办运动会，会上有“跳绳跑”项目，兰凡跃跃欲试。可跳绳跑项目运动员的名单也公布了，却没有兰凡。兰凡胆怯又有些激愤地去找老师：“我，我要参加跳绳跑。”

“不行，”苗老师对她说，“运动员要德智体全面发展，你学习这么差不够条件。”

“那，还没到考试，你咋就知道人家差？”兰凡急了，冲老师喊起来。

看着女孩因激动而涨红的小脸，看着就在她眼眶里打转的满满的泪水，苗老师心软了，她抚着兰凡的头说：“好，老师答应你。但你要记住，一定要用功学习。”

“嗯，谢谢老师！”兰凡笑了，笑出了满脸泪水，笑脸像九月秋阳一样灿烂。

兰凡个子高，腿也有劲，运动会上，她轻而易举地就拿下了跳绳跑低年组的冠军。她又破格参加了高年组比赛。“兰凡，加油！加油！”同学们拼命为她呐喊助威。第一名，她又获得第一名！“兰凡，好样的！”同学们众星捧月一样把兰凡围了起来。苗老师亲手为她戴上大红花。兰凡眼里、脸上闪现着幸福的光彩，她享受着那份属于孩子的辉煌……

说也奇怪，期末考试，兰凡的学习成绩竟奇迹般地跃居全班第八名。对这样的好成绩，最高兴的不是苗老师也不是兰凡自己，而是她的爸爸妈妈。

爸爸是现役军人，为女儿的进步，他请军官们到家里饮酒；在银行工作的妈妈则逢人就夸女儿有出息，是棵好苗苗；用积攒的几千元钱一次投入，为女儿买回了一架油黑发亮的“幸福”牌大钢琴……兰凡自己呢？更乐得少了束缚，借着自己的“功劳”纵情地玩个痛快。每每问起功课上的事，只需对爸爸妈妈说一句：“我都会了”或“作业全做完了”便可轻松过关。

直到有一天，父母接到“兰凡学习成绩下降，请求家长配合教育”的电话，才结束了兰凡那段没有限制，想玩就玩的开心的日子，才使爸爸妈妈对女儿重新严加管束起来。

爸爸妈妈苦口婆心地说了几个晚上，中心意思只一个，就是“不要贪玩，要用功”。兰凡却什么也没听进去，只知道这下又没法再痛快地玩了，唉……兰凡像天空一样明净、晴朗的前额似乎开始罩了一层阴云。

每天放学，兰凡便被限在屋子里，不是弹琴就是读书写字。能偶尔出去玩一会儿对她都像过节一样。她人在屋里，思维却总像清风一样跑到外面，与白云追逐，与草木嬉戏。女孩的心在盼望、盼望过暑假能痛痛快快地玩一玩，能随爸爸妈妈去旅游。她呆在屋里只是做样子呀！她觉得学习呀，弹琴呀这类事对爸爸妈妈才更重要；而玩，才对自己更重要。可那爱心殷殷又盼女成凤的父母呢？对女儿的心竟毫无察觉，从表面看孩子没出去玩就以为达到了目的。然而客观事实却给了他们重重的一击。

又一年期末成绩公布，兰凡排在46名，成了班上“打狼”的！班主任在期末鉴定中写道：“学习不专心，不用功，太贪玩……”

妈妈气得伤心落泪，“爸、妈为你费尽心血，凡凡你咋这么不争气呀！”爸爸气得像狮子一样怒吼，“玩，玩，叫你玩，这一个暑假你甭想出屋，天天给我做功课！”

“那……我，”兰凡想说，“我就盼望这个暑假能玩一玩呢”，可一看爸爸那愤怒的样子，吓得啥也没敢说。她也知道自己这样的成绩是太没面子了，但也不能一点也不让我玩呀！

“就是一点也不让你玩！除了学校的，家里也有复习计划，我们要天天检查。不完成，别想过关！”

隔壁的何奶奶也过来凑热闹：“凡凡，要听大人的话，好好学习，爸爸妈妈可全都是为你好啊！你念的是所多好的学校啊！唉，现在的孩子多享福哟！”

兰凡不爱听这话，使劲扭过脸去。哼，享什么福？整天这样，那样，学这，学那，还不全得听你们大人的！这个世界也不知怎么了，大人们，老师、爸爸、妈妈，包括这邻居老太太说的话全一个样：“听话，好好学习，为你好。”想不听，想听自己的，可是不行呀，这个世界是大人的，做个小孩可真难……

暑假开始，兰凡便被锁在家里，完成每天规定给她的那些作业。吃的小食品应有尽有。开始两天，她功课完成得很好，尽管心里仍不时惦记着能出去玩。爸爸妈妈下班回来检查女儿的作业。“嗯，挺好，照这样一个假期成绩肯定能上去。”父母相视一笑，不约而同对兰凡说，“凡凡，只要这样做下去，爸爸妈妈都会高兴。说吧，你到时候要什么奖励？”

兰凡不假思索地顺口答道：“玩！要你们用玩奖励我！”

父母又相视一笑说：“真是孩子，净说傻话，玩有什么好！”

门，仍旧上锁；9岁的女孩，仍旧整天守在空屋子里边做功课边忍受着寂寞与孤独。当同事们谈起孩子，兰凡的妈妈还传授经验般地说，小孩子就是不能让他随便玩，要约束他学习，强硬一点也过不过分。

1993年7月，暑假的第七天。她，沈阳市某实验小学三年级女生兰凡进入了她生命的最后一天。上午，她写了点作业就跑到阳台，从七楼全封闭阳台，往下看。楼下静静的，草坪和树叶都翠绿如染。兰凡叹了口气又回到屋

里。她撕开一袋袋小食品，每样吃一点就胡乱扔到一边。还干什么呢？她想。写作业？弹琴？都没意思，看电视的房间又进不去。要能出去玩就好了。这时，楼下突然传来孩子们的说笑声。兰凡又跑到阳台上往下看，见几个女孩正跳皮筋。啊，又跑来一个，是胖丫，“她最笨了”，兰凡心里说。果然，别人都跳到中举了，可胖丫却连小举也跳不过去。真笨，要是我，脚尖一勾，大举也早跳成了！兰凡看得入迷了。女孩们边跳边唱：

“……骑红马，跨高山……”声音一下下叩击着兰凡愈发难抑的心。她要下去，下去玩！

记得爸爸经常用一根白尼龙绳，把妈妈带回家的沉东西在阳台上由楼下吊上来，妈妈在下边直担心，爸爸还喊：“放心吧，这绳结实着呢！”对，就用这绳下去！

真顺利，一回身，兰凡就看到了那团白绳。

上午 10 点 20 分，兰凡妈妈处理完手边的事，突然有些心烦，也不知为什么。她急忙给爱人挂电话，挂通后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这是怎么了？她心神不宁地猛然想到：是不是该回家看看？

兰凡已经把白绳拴到了窗户扶手上，还拽了一下，挺结实。登着凳子她迈了出去。7 月的天空真晴朗，清风在高空送来了几许湿润和凉爽。能出去玩，真好！刚这么想，身体已滑了下去……

当似有预感的妈妈急如星火赶到家里时，兰凡已被送进了医院。

21 个小时，兰凡昏迷不醒，细若游丝的生命正做最后的弥留。

对闻讯赶来的苗老师和同学们，兰凡仿佛在说：多想和你们一起上学，一起玩，可是不能了。孩子们哭哑了嗓子，苗老师昏倒床前。

对 20 小时水米未沾牙、悔恨交加的父母，兰凡仿佛在说：原谅我，爸爸妈妈，我是太想玩了。又能玩，又能做好功课该多好，可是不能了。爸爸嚎陶着抱住了静静仰卧的兰凡，妈妈第四次哭晕在地……

兰凡死了。

1993 年 9 月，秋阳朗照的实验小学校园，整洁而宁静。兰凡的爸爸妈妈由教学大楼横穿操场向校门蹒跚走去。他们是来学校领取兰凡的平安保险金的。女儿的生命消失了，但太阳仍然东升西落，生活依旧日夜流淌，他们也仍要走完今后的人生旅途。兰凡的教室里有琅琅读书声传来，他们站下了，默默地回头望去，眼中溢满了痛苦和凄凉。他们久久地站着，痴痴地听着，不知在想些什么……

后 记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由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主持编选。在协会的倡议下，会员单位中有 100 家自愿参加了编选工作。各家自编一卷，全套文库共 100 卷。

各家在编辑过程中，本着导向正确、思想健康、文字规范、格调高雅、贴近少儿、体现特色的原则，筛选了九十年代以来的代表作品，其中不乏精品之作，因此各卷都有一定的质量。当然，由于各个报刊的主客观条件不尽相同，质量上也就难免存在差距，但是总体看来，这套《文库》仍然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年儿童报刊事业的发展，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少年儿童报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足迹。

编辑这样一套《文库》在我国还是第一次。由于经验不足，可能有不少谬误，敬请各方人士和小读者指正。

《文库》卷目中，各卷的顺序是按以下原则排列的：按报刊的性质分为 8 类；同一类中，中央单位主办的在先，地方单位主办的在后；同是地方单位的，按所在行政区划的顺序排列；同在一地的，按创刊时间的先后排列。

《文库》的出版得到了同心出版社的支持，在编辑过程中，一批少年儿童报刊界的老编辑审读了各卷文稿，特此致谢。

